

皇  
明  
輔  
世  
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目錄

內閣五

張孚敬

桂萼

方獻夫

李時

夏言

顧鼎臣

嚴嵩

許讚

張璧

張治

呂本

徐階

袁燁

嚴訥

李春芳

郭朴

仁和俞思冲

同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禔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目錄終

焦文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

內閣五

張文忠公孚敬傳

王世貞

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  
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  
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公笑  
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  
論慷慨中窾卽遊於監司守相間母能難之矣遂爲  
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天子方  
南巡狩其明年世宗皇帝卽位始臨軒策進士公

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

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公上書

大略言 上既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孝宗

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 獻帝有

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時 上心是之而迫

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為南京刑部主事乃下

議議尊 孝宗曰 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

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

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

是桂文襄公等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辭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論事卽執政策邊事欲屈其尚書公復爲尚書持之至抗疏辨上輒伸其指然諛者遂欲宗獻帝入太廟公力詆其不可乃

張賓  
實錄  
遷托  
名後  
蜀人  
蔡伯  
賈况  
歐陽  
之

狀教錄 卷之十一

已御史錄按山西有所違張賓以爲卽故妖人李福  
達也而侯勛爲居閒御史卽劾勛詔下三法司獄獄  
成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傾侯勛以屬公與桂公  
方公反其獄公遂領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勅  
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公念以書  
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劾大要以  
礙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卽怨謫弗  
卹也尋賜銀記二一日忠良貞一一口繩愆糾繆得  
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未有太子官

明倫  
大典

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享太廟回公候道左數目  
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珍再賜玉  
帶及蟒服 上旣以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  
議而取衷於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子四代誥官一子  
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  
如公深而 上所密問公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  
及字時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  
相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關上前楊公得因是以  
間公詔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傅以免公歸至天津



卷之六

三

而一上念之詔行人召復相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詔獄逮公力寬 得免

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

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

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

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為悉裁革鎮守監槍

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

求氏隱諸條 上嘉納之是時 上日事經筵講求

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注皆發之公天下欣欣

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

車錄  
中貴

敬一  
箴

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  
月正先師號易象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公  
初名璉字秉用至是以 上嫌名請 上爲易名字  
敬字茂恭手書賜之居第成以 獻皇帝書舍春堂  
及金幣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  
爲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  
以言禮貴驟當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  
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 上賜公服牙笏以  
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  
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爲下

上不憚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  
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旣微知 上指恐惴甚而燕

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能  
酬乃上變言其沮厲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  
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他慶  
以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固以  
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  
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  
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 昭聖太后

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  
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自古強臣  
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  
廷和者初持考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惕  
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  
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  
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  
同叛殺其將公益自信薦劉源清卻永爲大帥以必  
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

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殫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上知公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他相公歸之明年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蓋又三年而卒春

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爲哀慟下書褒揚其  
至贈太師謚文忠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  
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 明興無兩  
焉凡所創革典制雖 上自信以天啟而得之公者  
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  
然也天下迫於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  
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公歿而思之  
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子  
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公別號  
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稱羅

山 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爲令未有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桃公在難乎其免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卽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又 張孚敬傳

張孚敬字茂恭永嘉人也初名璉字乘用少擢鄉薦讀書負偉人志而性褊迫與物多忤鄉里賤之凡八舉始進士第時 上初卽位雅欲尊典獻王及太妃

而追於楊廷和等議未決乎敬探知之乃上疏言

上故興王子

武宗弟也於法繼

武宗爲統繼興

王爲嗣宜稱

孝宗皇伯考

武宗皇兄興王 呈考

尊稱亞二帝不報然上已心動而璵授南京刑部主  
事於是刑部郎桂萼復上疏推璵說及上侍郎席書  
議 上大悅楊廷和引疾乞休而繼之者益固執不  
肯降服璵復作大禮或問奏之 上手促詔乎敬萼

抵京議而中外大臣庶僚洵洵咸欲尸二人矣左右  
之者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  
浹都察院經歷黃縮鹽運使黃宗明既至上乃伸乎



敬亭說拜翰林院學士餘越格超遷有差亡何重進  
廟議廟街議遷詹事府詹事兼學士改兵部左侍郎  
璉始上疏時衆咻之至不復能投刺燕見客志甚旣  
得志乃頗導上以誅斥快其忿而會妖民李福達者  
改姓名曰張寅投武定侯第爲修煉房中藥術累貲  
產千金有二子俱鬻武階會事發山西下司寇御史  
臺廷尉逮問反狀當族而上內人武定侯語疑之改  
命乎敬亭獻夫則悉取三法司大臣考訊易其辭特  
爲出福達而中外株累大學士尚書以下數十百人  
斥戍有差以功進祿賜金帶一品襲衣三擢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選理部察院再賜銀記二曰忠  
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得密敕奏事賜玉帶明倫大典  
成加手敬少保先是中貴人橫出鎮者實翼而噬孚  
敬請於上悉裁革之又奪司禮柄歸內閣還戚里

第舍田土於民一時肅然振矣再賜玉帶金蟒衣爲  
築第山中亡何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時楊一清當首揆漸逼惡之爭激寧又多所  
凌侮一清因計巧中而會給事中陸祭孫文奎論其  
事而上亦心厭二人太橫因勅子敬歸剝省待用而  
革寧散官致仕榜其狀朝堂子敬至天津復召歸龍

益甚乃請遊上二名諱上乃大書今名字填以金賜  
之又賜銀印其文曰永嘉張茂恭尋雷震午門彗星  
是部給事中魏貞弼論之聽策免一歲復召還加太  
子太師再罷歸復起加少師給四代諱及銀印二命  
有司爲進棧於永嘉賜額曰寶綸以旌上御書及  
勅也臥病乃懇乞歸詔馳驛續輿廩遣太醫行人護  
還鄉後一載復有過嶺有輿折乃還卒年六十五贈  
太師謚文忠孚敬當國日見視其僚好嫚罵所擬調  
任喜怒不復反顧其家皆自存大郡邑守令伏謁長  
跪土木之功冠江南而實廉卒也亡羨貲足遺云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

公夢傳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夢以嘉靖十年八月卒遺表謝恩有曰臣聞受命于天壽夭難逃定數遇知於主存亡敢易忠心願茲永隔之期益切銜恩之感伏念臣家世田業性資木野少無適俗之韻長乏趨時之方筮仕縣司養疴泉壑幸值聖作物觀之會復當議禮考文之期且學爲資父事君故志願奮忠忘死遂以芻蕘之見誤辱兼收乃承鼎鉉之求薦膺重寄實過生平之願極爲布衣之

榮臣用是感激殊恩冀紆末效直行已志屢致人言  
伏蒙 皇上保全于風波搖蕩之中矜察于貝錦  
讒之際無能名德自誓捐軀乃葵藿之忱未伸而蒲  
柳之姿先瘁承恩予告幸遂首丘輿疾出門益增戀  
櫪臣強親醫藥靜處鄉園冀緩死於須臾庶瞻顏於  
咫尺臣意疾勢彌留大數將至蓋棺有日觀闕無時  
敢以將死之言用布尚存之懼伏願 皇上清心寡  
慾致敬存誠頤精保神虛懷納諫凡臣平昔之所論  
述肯於燕閒而賜覽觀則臣死有餘榮歿且不朽矣  
上覽而悲曰 萼病旣篤猶遺疏劾忠朕心實切傷

悼特用省覽以慰不忘愛君至意遂贈謚太傅謚文襄賜祭九壇命工部遣官營葬謚江西安仁縣人正德六年進士授丹徒知縣被論調青田不赴後以言者薦補武康嘉靖癸未稍遷南京刑部主事時議大禮張璫方獻夫霍韜席書等咸執爲人後之說爲非是上心欲從之格于庭議夢因抗疏極論累累于餘言上遂召五臣還京竟定大禮由是寵異之陞翰林學士詹事禮吏部侍郎俄遷尚書加太子太傅少保己丑遂改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夢精悍猖隘以學術經濟自任既受上特達之遇遂直躬而

行無所顧忌然其志遠才疎諸所規畫多迂滯不適於用方議禮時五臣同心排異議相得驩甚而夢與璉尤密比末年二人者亦遂相失夢旣歿上念議禮功錄其子輿爲尚寶司丞輻爲中書舍人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諡文襄桂

公夢墓表

胡松

余行部往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里問其遺言往事參以他日睹記蓋泫然悲焉嗟乎世人貴耳賤目智旣不足以知人而情又蔽於先入亦何惑乎賢哲

之蒙猜詆也公平生大節在讀書好古篤志躬行孝  
友介特甘貧尚志以賢聖行業爲己任跡其執禮守  
正不諂不回三爲令尹至遭讒積忤數被折辱而曾  
弗有所悔易此豈章句豎儒佶然以冠纓組綬爲  
性命者哉惟其志不苟合故釋褐至十五年仕纔厯  
厯南京刑部主事爾至於遭被知遇致身思報日夜  
敷納罄竭忠慮其大者如專聖學明聖敬與其希天  
之學之疏若皇極訓解修明學政公之學忱識其遠  
且大矣蓋公少與其兄古山先生師事康齋吳聘君  
門人張先生方在布衣卽有匡濟天下之志故其在



輿地  
圖

家在邦論議蹈迪事依於古而深探天人之蘊此其  
淵源所自來遠矣余嘗誦讀公集其言無非天下國  
家大計若明倫大體諸疏論定久矣姑置不論卽如  
輿地圖叙論一書其於兵樞民政戎索海防鹺法儲  
要備殫心力真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日興夜寐灑  
掃廷內之義使當時百執事有味其言交相修飭屢  
省力行於畿廊之上而施及朔易炎海之墟豈至使  
主上憂勞南北赤子若此其亟耶益公已逆睹豫  
策於三十年之前矣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  
公孤遂見媚嫉譁然攻之而豈知古人自耒耜版築

間卽以爰立顧勝與否爾矧公其時登第且二十載  
而其材與德又恢恢寔有餘地耶今之世固有官爲  
太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腴家乏百金之積蕭  
然敝宅澹然不異爲令尹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  
生伯安之學殆於媚忌余竊以謂不然蓋陽明兩廣  
之役寔由公薦其謂一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右者  
田州之事非斯人不足以濟是心也天下之公心也  
乃其後或被訶禁操切自其並時在位意見識趣之  
不同爲人所誤則有之所謂晏嬰不知仲尼命也然  
晏嬰雖不知仲尼而其節儉正直能以其君顯於天

下後世要無損其賢也可以一青病大閑耶矧加誣  
增飾其鄉人固有說也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  
可以有爲陸敬輿曰吾上不負天子中不負所學下  
不負斯民公實兼而有之其必爲名臣賢弼而不爲  
俗吏陋儒無疑余恐後世距公日遠不盡知公行事  
爰語長史君請爲投其大都表諸隧焉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方公獻夫神道

碑銘

呂本

今上御極之十三年有輔臣方公者以得謝歸十年  
而卒既葬又逾二十年其仲子藻以公陰來判寧波  
一日過予曰孤幸得備員先生隣郡而先公神道碑  
文久虛願以請也予念公在位時本厠館僚辱公與  
進頗多不可謂不知也其何敢辭按狀公諱獻夫字  
叔賢別號西樵其先莆人七世祖宦南海因家焉祖  
用中號秋亭博學篤行爲鄉邦所推重生公之考遂

領鄉薦就某州學正卒於官四七日始生公公自幼  
穎敏舉止端莊如成人秋亭奇之每語之曰學非聖  
賢道不明位非卿相道不行我端有望於汝公曰此  
吾志也六七歲卽勤苦力學不間寒暑弘治甲子弱  
冠魁於鄉乙丑登進士第與選翰林院庶吉士乞歸  
迎養母黃夫人瀕行夫人卒終喪起復授禮部祠祭  
司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歷文選諸司主事員外郎  
正德壬申養病乞歸杜門十載 聖天子中興以薦  
起嘉靖癸未春復除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調文選司  
時大禮議興公與張文忠公孚敬桂文襄公夢席文

爭大  
獄議  
未成

襄公書霍文敏公韜議同協力贊決竟輔成聖孝其  
論列之詳語在明倫大典中聖心嘉悅用是寵眷日  
隆甲申夏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乙酉冬大禮書成擢  
詹事府少詹事仍兼經筵日講丁亥夏署掌大理寺  
時當讞大獄根連株繫者無慮數十人署刑部都察  
院二公將坐以奸黨公力爭出袖中疏欲棄官二公  
不得已從公改議未減是冬擢禮部右侍郎又轉吏  
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戊子夏加太子太保己丑春  
改吏部尚書前後五轉皆兼學士公每遷秋心不自  
安必懇辭庚寅夏以病力求去 上特准馳驛歸未

幾又遣行人蔡駿起於家聖念不已也壬辰夏至京  
卽奉勅兼武英殿大學士辦事內閣公控辭不獲既  
而歷一品俸三年考滿加光祿大夫柱國公感恩思  
報夙夜匪懈而致疾益甚乃三疏乞骸骨得旨許暫  
歸調理公受上知志在康濟斯世惟阨於多病故以  
樞秩辭者四病辭者十因災自陳因事引避者九  
上溫旨慰留先後凡二十有三賜銀章曰忠誠直諫  
賜御札銀帛無算益得君之深三代以下不多見也  
公自歸西樵醫藥之餘讀書談道而爲上爲下之意  
尤憊倦不置凡稱賀奉慰忠愛溢於奏詞可知也

上每問公疾瘥否日以起公爲念無何熒惑入斗後  
三夕公逝矣訃聞上震悼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  
襄加廕一子爲尚寶司丞遣藩臣諭祭九壇司空奏  
遣中書舍人劉鳳管葬事公平生論奏如大禮之議  
不顧利害大獄之讞以去就爭應詔陳言告災自劾  
等疏悉關係世教至於敬陳洪範一疏則發明聖學  
心法之傳其功尤大所著易經約說學解諸說程子  
語大學中庸二原已梓行於世

方公獻夫傳

弇州別記

方獻夫字叔賢初名獻科南海人也弱冠舉進士爲



吏部主事遷員外郎王守仁時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獻夫而講學能文章有時譽一日獻夫與語稱服忻然卽前拜獻夫願受弟子職時人賢獻夫能師人又賢守仁能見師人未幾引疾歸臥西樵將十餘年而今皇帝卽位獻夫自家上疏垂萬言力勸上卽崇先帝后召抵京擢翰林院侍講學士時上乍喜其說甚德獻夫等不愛華秩優之而獻夫等自詭謂可理天下如發蒙耳進少詹事尋遷禮部侍郎大典完進尚書學士如故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西樵起補原職不應乃進兼武英殿大學士於是人人訾笑

獻夫取舍朝廷官而獻夫家居日又多受土民饋  
宅把挾郡守相及監司恣奸利僉事龔大稔訐獻夫  
罪累十百昏獻夫條辨上乃逮大稔罷其官而御史  
馮恩復極論獻夫奸邪不宜污大位獻夫雅自負恬  
退名旣連被劾中慙雖執政氣厭厭不自振請歸進  
少保賜勅續與廩時年僅五十歸十餘年而卒贈太  
保謚文襄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康李公時行狀

趙 永

公諱時字宗易號序菴世出隴西始祖榮剛明勇略  
善騎射洪武初授百夫長永樂間遷居河間之任丘  
遂家焉榮生溥中宣德壬子鄉試授四川順慶府教  
授溥生棨卽公父也登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山東萊  
州府知府進階右叅政致仕自曾祖而下累贈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曾祖母魏氏祖母劉氏母邊氏累贈一品夫人公

幼沉靜簡默甫冠游邑庠弘治乙卯領順天鄉薦登  
壬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甲子授編修乙丑充孝  
廟實錄纂修官戊辰同考會試尋補內府教書官己  
巳孝廟實錄成會以少傅翁嬰疾乞歸歸即翁卒  
壬申服除補經筵講官甲戌再同考會試乙亥陞侍  
讀以纂修恩加俸一級丙子進右春坊右諭德兼侍  
講丁丑主考武舉己卯主南京鄉試賜麟服公藻鑑  
積穢時稱得人辛巳今上入繼大統首命充日講  
官凡進講寓規諫荷白金文綺冠帶靴襪之賜修  
武宗實錄充纂修官尋陞侍讀學士甲申陞吏部右

侍郎仍充日講官是年修恭穆獻皇帝實錄充副總裁既而太夫人邊氏違養上念啟沃有年命乘傳以歸特賜葬祭仍給少傅翁祭誥戊子服闋除戶部再改禮部己丑陞本部尚書辭弗獲甫履任首以風化爲務京師節日城西諸利假以禮佛邀致男婦出遊公以爲狎昵薄俗奏止之時孳舉耕籍大禮與五推九推之列賜大紅雲鶴紵絲建設四郊公請下廷議久之始定因命督視鹽墾考定禮樂器數以備一代之制九月纂修祀儀成命爲監修官辛卯二月上嘉其贊議郊廟諸禮特賜玉帶并銀章一俾自

坐  
同  
無  
遺

陳封事其文曰忠敏安慎蓋以著其素履也久而失  
之具疏請罪旋命內局範金賜之七月督工有勞加  
太子太保九月四郊工完賜手勅加太子太傅進武  
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公於文華殿致辭面謝上  
委以事天安民修身講學諸政用以上明聖治卽命  
充祀儀成興大明會典總裁官無逸殿成上始御茲  
殿命坐講周書無逸篇歷陳稼穡之艱難上敘容  
聽之十二月朝見章聖皇太后賜白金文綺壬辰  
公慮前星未耀請祈聖廟於天壽山嘉其忠於體國  
特賜白金用備路費五月改吏部尚書八月彗星再

見條陳三事曰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罰且拳拳以大禮大獄譴謫諸臣爲言婺源汪公鉉初任太宰給事中魏良弼遽劾之上欲置良弼於法公委曲解紓

遂從未減御史馮恩論在朝諸臣互有毀譽上怒

其挾詐取媚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之律公抗疏極諫謂言官爲耳目近臣果如聖裁則法掩乎恩恐失衆望得全首領癸巳三月駕幸太學充分獻官次日召見重華殿賜五彩飛魚紗一端召遊西苑賜詩扇花果聚禽圖及錦囊諸物公賦詩以彰恩賜五月祀方澤充分獻官八月代祀先師孔子適皇子誕生召

至文華殿頓首稱賀天顏悅懌玉音疊疊移時始出  
甲午冊立中宮充副使降勅褒諭加少保公弼亮有  
年蒙賜御製諸作至盈几案請中舍錄以成帙上  
親灑宸翰賜之又以在閣謀議諸大禮及軍國重務  
累蒙宸翰欲自建一亭尊奉請賜亭額以重其事上  
顏其額曰珍謨命工部給之仍命有司督理皇上  
敬天法祖儀文周至累朝訓錄已奉安禁內復命重  
錄以示尊崇公爲總視經理官適一品考最賜勳階  
柱國及寶鏹羊酒八月南京太廟災自陳策免溫旨  
褒荅持大同軍士謀逆屢建籌策旋底於平給男婦



二人以酌其勞乙未二月釐建廟制知建造事四月  
賜麒麟服少師羅峰張公累疏給假上謂此人不可  
無但欠容量耳公曰世無全材聖諭所云特氣質之  
偏勿厯容念也六月遼東巡撫都御史呂君經性嚴  
毅御軍士以威衆銜之因鼓衆侵犯備極箝辱一鎮  
騷然廷議欲命將勦除公曰斯益不逞之徒自造弗  
靖非叛也殲厥渠魁餘卽喪氣矣旣而果然丙申吏  
部尚書缺員遴選惟謹會邊務孔棘衆以爲憂公曰  
醜虜爲患修飭邊務自絕侵犯若冢宰重任治忽繫  
焉可久虛其位乎三月上修復謁陵舊典賜蟒衣凡

途次帳幕筆札之類出自尚方朝夕恭乘以備顧問  
禮成回鑾奉聖母泛舟西湖二三輔臣鼓楫前驅龍  
旌鳳節照耀洲渚金鼓管籥聲徹霄漢寔上古君臣  
同樂之意也次日上御文華殿賜御製諸作越數日  
復詣天壽山修飭諸陵及初造壽宮兩宮各賜銀幣  
上駐蹕沙河諸輔臣行幕已備且密適御幄蓋便于  
召對也是夜面語累朝訓錄時已二鼓慰勞甚至曰  
卿等待從頗勞後或久語可立對公頓首辭上體悉  
眷注之恩類如此午日命勳戚及公輩泛舟西死曰  
今日之晏一以賞節一以耐山行之勞亟命促樂相

近既登岸宴無逸殿侍坐榮寵莫加焉先時大同之變詔命宣府總兵官卻永會勦至是巡按御史劾其濫殺無辜及諸不法事刑部擬正典刑公曰叛逆之徒尚恃強自橫若罪及大將愈驕其氣矣得不死上謂太祖文集乃經世大典因命重加編次公分門歸類皎如日星七月皇史宬工完加太子太傅九月進累朝訓錄宴謹身殿荷彩幣羅衣鞍馬之賜加少傅進謹身殿大學士十二月九廟工完加太子太師廢子圻爲正千戶具疏懇辭改尚寶少卿未幾長子允禔少卿坦卒於任丘乞假營葬優卹仍賜賻金

以慰其心是月特降手勅進華蓋殿大學士丁酉二月扈從山陵春祭朝見聖母於行殿再奉聖母泛舟西湖仍命隨侍 皇上體天撫世每聞讞獄卽止行刑公嘗奉勅錄囚仰體 聖意恒存矜恤六月 上欲奉聖母往居舊邸歲時朝謁公曰 皇上大孝格天夷夏共仰况聖母時欠康豫正問膳視藥之日卽有不諱遣官奉拊 顯陵車駕豈宜輕出蓋社稷有重於孝也後 聖諭往復竟執前議是月一品兩考賜寶鉏羊酒兼支大學士俸歷孫鎮中書舍人 上視工山陵從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訟邑宰上欲寬宰

於法公曰此健訟餘流也不懲必縱宜以犯蹕之罪  
罪之宰亦不可輕貸上可其奏往歲皇嗣未育嘗祈  
禱天壽山至是天潢衍派命往謝時元子誕育已久  
未正儲位乃具疏曰元子天下之主器宜早頒顯號  
培植國本事蓋有不可緩者 上命舉行公素強健  
累隨侍山陵奔走過勞飲食不時致傷脾胃脬腴漸  
削猶力疾視事九月舉明堂大禮代祝牲牲侏甫復命  
遂臥病不能興遣醫調治仍命中使診視頒賜羊酒  
蔬米公泣謂中使曰 聖恩如天不能圖報萬一行  
將永訣柰之何哉越三月卒於正寢訃聞 上震悼

不已輟朝一日贈太傅謚文康

李時

弇州別記

李時字宗易任丘人長七尺餘體龐厚寡言笑斤斤如也三十餘始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九年滿考遷侍讀久之進左春坊左諭德嘉靖初上開經筵充日講官遷翰林院學士擢禮部左侍郎進尚書時上神聖多裁定新禮而時奉行不敢後亦不敢有所開端至諸貴人或爭執厥是者兩具之使上自擇而已上久亦知其敦固頗遇之厚親蠶禮成加太子太保尋進兼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

張孚敬居首多獨裁取旨而時袖手從旁觀噤不復發一語進少保其得久遇不替亦孚敬安之故而外議頗刺評時廉却長安米尋知南郊建造充大禮使進少傅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及言入內閣位時下然時異之不復炫專決也而言又安時時爲相將十年上禮敬非能如孚敬言然少所責辱終始不替卒年七十餘贈太師謚文康

大學士夏公言傳

王世貞

夏言字公謹廣信之貴溪人性警敏能屬文尤長於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儒聲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奉 詔覈斥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皇莊侵占農地二萬餘頃糾中貴人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同考會試疏請杜內臣傳乞救知府郭九臯等緹逮及請慎出入以嚴政體及論邢福海等不當以傳奉 陞皆謬謬爲人所傳誦丁母憂歸服除守故官尋轉禮科左遂進兵科都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糾衆



據青羊山爲亂 朝廷大發諸鎮兵討平之而所遣  
將臣以下久爭功不決且有因爲利者言發其事遂  
命往覆勘次第功罪皆當還朝考武舉試時兵部廷  
推左都御史王憲出行邊禦虜憲有難色言卽劾罷  
之而 上實心器言會吏科缺都給事中故事當以  
左序遷特旨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時 上方  
貴輔臣張孚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  
桑天下本今人主旣親耕行籍田禮而后不親蠶非  
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 上大悅  
報旨稱美而南北郊之議起 高皇帝初卽位爲圜

丘於南郊以祀天爲方澤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幾

而合之恒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享羣臣蓋頗

用漢唐故事云 上與輔臣乎敬密議之不以爲善

也乎敬微泄之言乃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

之圓丘以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

高皇帝初卽位 詔爲據而謂漢唐以不足法 上

益大悅下禮官會羣臣議有謂以 高帝二百年之

定制爲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而財詘不當輕舉者

有謂夏至前而冬至後於天尊地卑不稱者十之七

八 上乃召言見便殿賜璽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

風厲羣臣而卒莫之應詹事霍韜辯論益切至貽書切責言指以爲奸邪言恚繳其書上之因遂劾韜五罪上怒甚械韜下之御史臺獄輔臣孚敬爲力請不聽久之乃釋還職上不欲太宗與太祖並配天與孚敬議以太祖配天而太宗祀大享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孚敬意難之下羣臣議亦莫之應而言復伸上指攷古禮以請上益大悅以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侍經筵日講賜金飾犀帶視尚書言嘗薦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如圭以右副都御史出賑濟陝西於是僉都御

欠缺廷推言與右諭德彭澤 上遲徊久之而御史  
熊爵謂言出如圭以爲已地言亦辭 上乃勉慰言

俾食四品俸澤以孚敬力復超爲太常卿言楚士也  
恨孚敬不已薦而右彭澤銜之切骨且覘 上意雅

不欲大臣太專乃露章論孚敬與吏部尚書方獻夫  
有所好惡彭澤奸邪不當驟遷 上雖爲兩解而孚

敬與澤亦遂惡言矣 上以四時祀太廟奉 太祖

爲始祖居中而 太宗以下皆東西相向至大裕則

以 太祖之四世祖 德祖居中而 懿熙仁三世

皆合而 太祖屈居五至是欲舉禘祭大雩秋報之

禮下羣臣議言以爲禘者諦也謂禘其所自出之帝也 德祖旣爲 太祖之始祖豈可復爲 始祖所自出之帝乎請虛其位而加隆稱焉仍以 太祖配中允廖道南則謂朱氏爲顓頊裔宜禘顓頊輔臣乎敬會羣僚議東閣倡言曰請虛位者失之無尊顓頊者失之遠宜仍禘 德祖便言復上書評之 上雖意未決而心是言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言眉目疎朗美鬚髯大音聲不操楚語 上故已材言至進講愈目屬之旣顯與乎敬異乎敬恨乃因行人司正薛侃之疏用彭澤計而傾之卒不勝言

出獄之月餘遂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  
事未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與時並召  
對所以褒勉獨有加時薦紳大夫尚與乎敬讐敵謂  
言能抗之而言旣以開敏結上知又折節下士時  
有御史喻希禮上疏謂祈雪求祀不在祠醮而在行  
仁政因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御史石金亦言之  
且謂人才用舍政事張弛一切付之廷論而陛下  
下恭默凝神提挈綱領使其真精內蘊根本固則益  
斯之慶自集上疑其有所譏諷大怒下書數百言  
苛責之命言叅究毋得黨護言謂希禮金所奏內稱

宥罪可逖天休是祖常情福利之說養心不貴勤察  
則啟人君息逸之漸論事迂疎罪實難逭第原其本  
意似亦無他乞俯優容或加飭治 上益怒下旨謂  
遭此曹仇君怨 上意在報復姦巧欺誣罪不可逭  
因責言位列大臣朕所簡拔專務徇私不圖報 主  
先已戒其黨護奏上叅劾肆息不恭責其具狀以對  
而逮希禮金於 詔獄貶謫荒微及言謝罪疏聞亦  
弗罪也以是言益得公卿間聲御史馮恩嘗有疏品  
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救時宰相  
上既以制作禮樂自任於故典多所更易其事在春

官而言爲之長所建白多當 上意 上亦欲驟貴

之其委寄與閣臣埒多出六卿 上嘗賜銀記一曰

學博才優俾得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郊特加太

子太保尋進加少保加俸一級督建 皇史宬加兼

太子太傅重書 寶訓實錄成進少傅再以監建

宗廟工成加兼太子太師前後錫賚 御書繡蟒飛

魚麒麟服色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鮮之類無虛月

爲之釋其先軍伍有所陳乞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

起家吏部左侍郎以舊郤思中言莫能問也而會順

天府尹劉淑相與言之狎戚費完不相善坐姦人所



中下獄疑言之庇其客而主之因上事許言罪上怒不聽言亦疑韜主之謂淑相與韜謁陵歸縱飲九龍池爲不敬而韜時已轉爲南京禮部尚書矣乃上書論言以朦朧爲故少師費宏請謚得文憲且減繁關情節當死言亦許韜大罪十餘條幾於訟師巷口上兩不之辨而鑄韜俸一秩以謝言韜至南京復攻之 上亦不深責而言氣稍稍驕郎中張元孝李遂坐小忤卽叅謫之皇子生言入對 上喜甚手簪花於帽侑以白金文幣甚渥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是時李時爲華蓋殿大學士以年老朴誠居首輔

而 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事皆以屬言賞亦稱是言氣益驕漸徭視八座嘗從 上

謁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勛及大學士時行帳燬而 上別授言廷臣六疏亦從燬言與二臣合

辭請罪 上俱弗問而獨責言當特疏而今者不特疏爲屬 不敬言皇恐乞休 上留而勉勵之時

獻皇帝已崇爲 皇考別廟矣通州同知豐坊小人也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 獻皇帝廟號稱宗

以配上帝下禮部議部臣嵩議以功則 太宗親則 獻宗以配帝惟 上裁而不敢任稱宗 上不悅

令再議戶部左侍郎唐胄爭之力辨之強上褫其官於是部臣嵩懼而如命 獻宗遂稱 睿宗入太廟言亦莫能持也尋以滿六年考錄一子中書舍人兼支大學士俸俄李時卒言居首尋以祇薦 皇天上帝奉冊勞言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餘如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擬也人頗以爲異時顧鼎臣亦加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鼎臣蘇之崑山人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累遷至今官鼎臣於言爲先達長且十歲言躡而貴至師傅先大拜踰二歲而鼎臣繼之

意不肯相下事有所可否言內不能善也尋上以章  
聖皇太后祔葬承天之顯陵躬行謁視言與太師翊  
國公郭勛俱扈從而鼎臣同留守其委寄特重因賜  
言勛鼎臣蟒服玉帶白金綵幣郭勛者故武定侯也  
而善張孚敬孚敬左右之得幸 上至貴重封上公

數上書論劾大臣無不立應與言爭寵而妬 上至

承天謁陵畢禮部臣嵩請率羣臣表賀 上問之言

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上乃報罷殊不悅嵩得其  
指乃固請賀上荅 詔以賀非卿等誠言所謂方是

第禮樂自 上出賀亦可也言數與所親厚大臣宴

游竟日 上間有宣諭獨勛在賞賚稍厚於言以是益驕恣數侵言言亦強應之言既小失 上指而會

上幸大峪山閱視 永陵工言進居守勅而遲

上怒責言自小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每每怠肆不恭因悉勅令上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懼謝罪固請 上銀記 璽書手札而 上愈疑其有所毀損削其勛階少師等官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檢十年中 璽書手札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上怒解會言朝辭已發而遣中貴人止之隨諭吏部復少傅太子太傅仍故官言卽入朝具疏謝 上

報覽奏卿已赴閣宜益勵初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  
不惟副朕簡任亦免衆怨也卿其思之言擬所云衆  
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謂自處不敢後於他人唯一  
志孤立爲衆所忌 上不悅隨詰責之并乙其疏中  
洗改字言乃皇恐引罪報聞而御史有論撻顧鼎臣  
留守偏徇事 上不聽或以爲言實嗾之也亡何奉  
先殿雷震召言與鼎往視震俱緩不時至 上復不  
悅命禮部紉之言等復請罪 上曰朕所以數寬言  
非爲言爲左右誼重也言乃滋惰成性蔑不知警何  
以表率百僚鼎臣亦相效尤耶念其知罪姑宥之尚

書霍輅入掌唐事府數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  
橫時有訓導蕭時芳者疏言三臣皆中興元佐同功  
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跡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  
杯酒釋其心御史舒鵬翼亦有言 上俱不聽而訓

導罷爲民御史坐譴言又上疏乞骸骨謂位高則怨  
尤易集官久則過失自多咎積而不悟則謗日聞身  
危而不避則過將大今臣年近六旬精力衰謝宗支  
零落孑然一身不能朝夕自存凡世人所利者臣復  
何心戀慕 上勉以勿負朕心而已久之還言所錫  
銀記及璽書手札會陝西三邊大捷推功言復勛階

及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江  
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綵幣賜 璽書褒獎閣臣  
之與邊功正德中一再見而已明年以北邊謚再賜  
璽書褒獎時 九廟灾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  
霍韜死而言與郭勛爲仇益甚言旣數以病請急然  
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擁諸姬妾爲懽 慈壽皇太  
后崩 上傳示太子服制議言報疏有譌筆 上遂  
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乞還歸治疾 上怒盡削其  
勛階散官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言始聞  
上之怒之乃上備虜事宜冀以解上曰若旣蘊忠



謀何自愛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時 上方治齋醮

其爲青詞及他文獨言與尚書嚴嵩稱旨內閣僅翟鑾在非 上所急也而言且陛辭因詣西苑齋宮叩

首 上聞而憐之特賜酒餼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

命而郭勛轉恣橫其於督工治兵培克盜斂以數十

萬計 上微覺其事前是春時給事御史請勅助與

提督大臣會派役卒助弗便也內閣檄勅且數月而

助弗肯領尋與言俱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宰助寵

久 上以元薦景神殿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助皆吾

股肱也而相妬者何也元不敢對 上復曰言疾欲

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俟 聖誕後始敢請耳  
又問勛何病元曰勛實不病言歸卽出耳 上首領  
久之而給事御史伺 上有留言而惡勛意因劾勛  
故不領 勅爲作奸植黨以訛國法奏辯有臣奸何  
事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 勅等語多不遜 上  
大怒于是削同事者尚書王廷相官奪伯陳鏞俸而  
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因盡列勛貪縱不法數十  
餘條 上下之詔獄移三法司覆讞論斬奪封爵誥  
券獄成而疏留中不下尋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俾疾愈而後之任言雖以疾在

外然閣事多所取決而於窮治勦獄指授批根無所  
不極 上猶心念勦疑其中言構也久之言一品滿  
九年考 上遣中使賜金幣寶鈔肥羜上尊盡復其  
階勳官職賜勅褒諭錫宴禮部前是言與少保禮部  
尚書嚴嵩同鄉稱晚進而言以議禮驟貴不爲之下  
而嵩事之甚謹言之入內閣嵩遂越顧鼎臣而代長  
禮部言有力焉嵩奉行唯恐不當意言亦以門客畜  
之會言坐失 上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 上  
所幸乘一真人第謀騎言而代其位言覺之嵩旣數  
爲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爲恭謹以媚 上上是時已

心愛嵩甚於言言乃日嗾所善給事御史益攻嵩

上益憐之 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

言獨製小腰輿以乘 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

翼善冠 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尚方倣而雕沈

水香爲五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

士鑾尚書嵩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 上

大怒時 昭聖章聖太后故御慈慶慈寧會皆 晏

駕郭勛故請改其一宮爲皇子太子宫言與 上意

合不許而至是 上卒問皇太子宫當何建言偶忘

之念興作工役費重倉卒對曰今兩宮皆虛可改其

一以居皇太子 上愈怒令五臣皆出直特召成國  
公等入對罷言不召尚書嵩乃故冠香冠而冒輕紗  
帽其上使 上見之 上果悅因令成國公等三人  
出而留嵩慰諭甚至嵩頓首雨泣訴言之見陵陷  
上使悉言罪乃得甚口少頃 上遂 手勅都察院  
數言三罪又謂郭助旣以不領勅下獄矣猶復千羅  
百織不已與太監高忠交關共謀朕不早朝言亦不  
入閣軍國重事私家裁之王言要密視等戲具且言  
官爲朝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逆君沾譽  
以人取位以奉所悅戕人一家以代報復卿等共布

此諭俾中外知之 上蓋欲言官論劾言而尚疑言

之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請罪者十六日而

上忽宣言入拜 皇考諱忌仍直西苑候 聖誕禮

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嘗 上疏上之八日而

始奉 御批令革職閑住時日有食之既 上諭禮

部以臣子欺逼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言以臣欺

君上作威詐福不下郭勛念與卿等累年供事免死

去之爲夫刑於是給事御史乃敢合疏論言且請罪

上益怒命部院盡覆覈之謫降十餘人餘留者亦

奪半歲俸而高時獨改謫邊遠蓋以其嘗論郭勛故

也亡何助病死刑部獄 上以恚因他事奪尚書吳山職餘鑄奉有差而還勛子孫侯爵蓋實惜之云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堯雕題廣囿曲池之勝賤侍便辟及音聲人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搢紳意其且復用問遺踵接而最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簡而監司守令間不能盡酬荅言居恒邑邑不樂遇元正 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上亦報聞而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言首者翟鑾得罪去代鑾者嵩最得上意而同事大臣許讚張壁以老病或罷或徙嵩獨相 上微聞

其專特召言自家復任既陞見盡復其階勳職秩時  
嚴嵩已爲少傅兼太子太師矣則亦加少師以示並  
重而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 旨行意而  
已不復顧問嵩嵩亦默默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  
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  
而自攜庖甚豐亦不以食嵩始嵩信其子世蕃贖賄  
報復睚眦海內咸恨之謂言能奪嵩而制其命深以  
爲快未久言復忝御史陳九德論劾文選司郎中高  
簡下詔獄而都給事中楊上林左給事中徐良傅復  
劾之言有所不悅於簡及上林等擬杖簡於廷戍之



而以上林等不早奏罷爲民以尚書唐龍與高善亦罷爲民都御史孫繼魯何鯨王學益爲言官所論卽遣緹騎捕逮之非居間不解繼魯至益死獄中吏部尚書聞淵老臣也不能澳忍事言會其部左侍郎缺當以翰林臣補而禮部左右侍郎許成名崔桐皆欲得之吏部初擬成名而桐有力遂推桐給事中言之語有連少詹事黃佐王用賓遂悉勒致仕而奪淵俸半年下文選郎中於獄抵罪淵自是氣奪不復抗矣給事中馬錫承言意劾戶部尚書王杲受賄囑運司事上怒下杲獄而都給事中厲汝進遂推

嵩子世蕃及大倉尚書王暉皆有請囑言欲借以搖  
嵩嵩辨疏上 上卽爲杖汝進等幾死而遠謫之暉  
斥爲民杲坐戍言亦不能救也御史陳其學以鹽法  
事論京山侯崔元都督同知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  
造言請死有所進橐炳至長跪而解以是皆與嵩比  
而謀構言言殊不自悟 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者言  
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執手延坐欵欵密持黃金置其  
袖以是爭好嵩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  
狀言時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其詞草言初  
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客具橐亦不復檢閱多舊所

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爲報言言亦不  
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之而河套  
之議起始言繇書生以片言合 上意驟起鼎貴欲  
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固居恒謂 高皇帝制文臣非  
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  
臣不得爲丞相非謂不得爲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  
同討安南平汝寇皆自顯露其莢不復托之代言而  
猶未慊其志曾銑者故亦功名士也以御史平遼陽  
叛卒顯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  
邊與虜共之虜得乘間入巢窟其中畜牧水草於犯

秦隴甚易欲以十萬衆逐之因故地築城增戍填其中其爲全陝計甚備聞於言言見以爲名美大悅而有蘇夫人者繼妻也有才色言嬖而畏之其父綱頗交通關節恣其奸利銑故綱同鄉雅善之亦有所結納綱亟爲言稱銑才言益自信以爲功必可成亟下兵部會廷臣議銑所請大司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南良家子亦不下萬餘皆心知其難不敢決而言意小沮會銑疏復請給誓劍得專修節帥以下上心惡之始下諭言等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爲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

成功可必否一銳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辜之僇耳  
言懼不敢決請 上裁 上乃以前諭下司禮監印  
發兵部及預議諸臣嚴嵩既以窺 上指乃上疏極  
稱虜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既無名費復不  
淺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第有所畏耳因引  
咎乞罷 上始報嵩以言私薦曾銳任事之忠不顧  
國安危民生死唯徇銳殘欲耳而不允嵩辭言懼上  
疏謝罪且謂嵩於計議之際了無異詞而今忽先臣  
具奏不過諉臣以自解耳 上不悅責言之專徇私  
情強君脅衆令吏禮二部都察院叅着嵩遂其流

詆言之擅權謂機事大小毫髮不復關同言亦力辨

而上怒不可回矣兵部會議上遂罷河套之役而

使緹騎捕銑吏禮部都察院叅劾言於是尚書淵等

論言事爲任意跡涉強君上責其奉旨議奏猶謂

跡涉此非媚卽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因盡奪言餘官

俾以尚書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仇鸞侯

填甘肅愼而桀鷲數違總督進止銑論糾其罪狀數

十言擬旨令官校逮捕矣嚴嵩旣得志與侯元都

督炳謀欲深言罪乃代鸞具草謂嘗聞曾銑復套議

故銑恨而中之又虜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輕出定

邊管損卒復數千懼而遣其子曾淳以五千金賄蘇  
綱俾轉以二萬金賄言故爲之解而戒使復套以爲  
功時曾淳以胄子在太學 上遂捕淳與蘇綱下詔  
獄都督炳極意煅煉而侯元行金於中貴人實其事  
獄上論綱邊戍且追所受金遂藉而使緹騎捕言言  
始覩驚辯謂彼方就逮發疏時 上下論不兩日何  
以知 上語而敷演爲文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  
蓋嵩與崔元輩爲之也其辭甚明晰而 上方怒甚  
弗省也銑就逮以小緩期罪緹騎長奪其官法司當  
銑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律斬 上不許令更擬於

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  
二千里銑性果銳有機略其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冤  
之又十二日而言亦至時於車中聞銑所坐驚墮車

曰噫吾死矣復具疏以辨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  
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據曾  
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 上

怒切責茂堅等阿附其語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而  
言妻蘇氏發廣西從子禮部主事夏克承從孫尚寶  
司丞朝慶皆奪職爲編氓言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  
有七言雖以駭寒得 上惡然亦頗能持爭 上嘗



論之欲退處國內使太子監國言時年六十答論云  
臣全數已盡萬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其後所深恨  
言者性郭勛與不肯戴道士冠而天下方怨勛之橫  
與嚴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是多惜言者隆慶初  
其家上書白寃狀復吏部尚書已再盡復其官賜諡  
文愍予祭葬言始有妾孕七月而蘇氏妬之嫁民間  
生一子後言死而蘇氏知之迎置家其貌甚類言且  
得官矣而卒病死言竟無後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顧公鼎臣神道

碑

嚴嵩

國家設科取士得人爲盛然登廷魁至宰輔者凡七  
人若文康顧公其一也聞諸故老言 孝宗敬皇帝

乙丑試士日於宮中焚香祝天願得真才是年得顧  
公爲進士第一公儀狀瓌奇風格峻偉觀者謂爲公  
輔器公諱鼎臣字九和蘇之崑山人也授翰林修撰  
未幾 孝廟上賓以修實錄成陞侍講再轉春坊諭  
德歷十餘歲 今上卽位首被知遇簡侍經筵日講

進學士上懇崇聖學日親儒臣討論經史公因進講  
宋儒范浚心箴敷陳剴切 上注聽嘉悅諭輔臣曰  
鼎臣解說心箴朕思味其意甚爲正心之助 上廼  
親麗宸翰自註釋心箴又注視聽言動四箴及製敬  
一箴勅翰林院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建亭立碑鐫刻  
五箴以示學者寔公之講心箴啓之也 上又曰洪  
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實爲親切令鼎臣  
分段計日從容論說必使盡其所言以爲務學求治  
之助復慮詞訓繁多命公撰次節略以進舊例每寒  
月免講 上以洪範未終篇乃不輟講詔免公常參

專直講讀 上奉先聖先師位祀於文華殿東室而

數御西室召公等十臣令敷奏經義公撰中庸首章  
講義以進推言人君致治期臻聖神功化之極不可  
安於小康 上稱善 上於西死作無逸殿成命輔

臣及公坐講周書無逸篇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  
賜一品金織仙鶴衣 上親耕籍田特命與九推廷

臣莫不動色悚嘆謂 上寵異儒臣如此自是晉吏

部侍郎拜禮部尚書俱掌詹府事兩被旨教庶吉士  
於翰林故事用官二員獨受簡命自公始公雖職在  
文翰數奉召對預密議簡在聖心既久執政有不樂

公者數沮其進用戊戌八月始勅公以太子太保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眷遇彌隆被賜宸翰  
經籍銀幣玉帶麟蟒飛魚之服多不可悉紀己亥二  
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車駕將幸  
承天勅公居守京師公條奏軍國重計七事上悉從  
其請賜印記一其文曰經幃首選 上曰卿講幄舊  
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宜欽承之公翌輔 皇儲持  
挈綱維京師肅然以馭下過嚴致有煩言再疏乞休  
荷溫旨慰留明年感疾久不瘥 上屢遣中官齋  
手札賜問以太醫往視賜藥劑牲米諸物疾革陳遺

疏勸 上親賢圖治頤養聖躬詞誠懇篤降詔褒答

而公竟卒享年六十有八訃聞 上軫悼賜祭葬如

制贈太保謚文康遣行人護喪還公傑特有大志留

心經世隨事獻納多見采用嘗請訪求曾子之後以

奉其祀大同軍變請誅止渠魁以安人心四方郡縣

多奏水災疏陳生民困窮之狀請遣使賑卹而公生

長東南見財賦日蠹民力日屈則三舉奏焉晚歲屐

政府將大有爲然僅二載卒于位時論惜之云曾祖

諱大本祖諱良考諱恂三世皆累贈如公官妣皆一

品夫人配朱氏累封一品夫人四子長履方舉鄉薦

履祥履貞履吉

大學士嚴公嵩傳

王世貞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爲藩司吏其婦方媿而有光起解舍已生嵩藩使奇之齎醪糒錢布以贈嵩長身疎瘦如削疎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鈴山中嵩好爲詩清雅有態然弱而不能爲沈雄之思文亦類之其治家纖嗇近小慧時人莫之重也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當晏鹿鳴日諸生前爲壽時嵩貌羸羸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見而講釣禮遂出叵測



浸應之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嚮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狷隘急睚眦如此久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監祭酒嵩於資薄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旣去位言官有及嵩者疏辨得留進爲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粦等論紕輔臣桂萼所私復及嵩嵩奏辨復得留尋遷左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其在南京踰五載不召以萬壽賀表至京師時議重修宋史方至局經理嵩謀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禮部日奉行諸祀典而尚書顧鼎

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亦從史之遂請留嵩  
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司董理逾歲間言入  
內閣鼎臣當次長禮部而嵩復私於言躡得之自是  
始謬爲共謹以迎合 上意而是時御史桑喬以灾  
異列嵩等罪嵩辨之強給事中胡汝霖復糾之有詔  
大臣被劾宜省已勿得強辨於是嵩懼益爲共謹而  
其子世蕃繇廢叙授都督府幕已恣行諸曹居間有  
所賄納矣時 上入諛臣言欲祀 獻皇帝以明堂  
以配 上帝嵩不敢違已又欲 獻皇帝稱宗而入  
太廟嵩與羣臣廷議皆難之 上不悅著明堂或問

以見志嵩皇恐盡變前說所以條畫禮儀良備遂尊  
獻皇帝曰 睿宗柩 武廟上禮成而賜嵩白金百  
兩綵幣四有副鈔四千貫上 皇天上帝尊號冊寶  
尊加上 高皇帝尊謚聖號以配嵩奏慶雲見 上  
悅受羣臣賀嵩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 上嘉之  
付史館明年加太子太保已從幸承天賞賜優渥與  
輔臣埒嵩歸益驕於藩國請卹乞封所挾受賄積訾  
且巨萬而南北給事御史以大察交章論貪汙大臣  
皆首嵩而 上皆勉留之嵩奏辨而中謂人臣於  
人主將必使孤立自勞而身親望禍福乃爲得計

上摘其語稱之於是御史謝瑜復論嵩強辨請斥之不聽嵩恚甚乃因員外郎衛元確復命遲歸罪於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爲寬予之限以市恩叅論之俱坐謫已復叅其郎中熊過等謫之邊方欲以自張且快意是時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嵩御史葉經疏稱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相謀襲爵永壽王庶子懷熇與嫡長孫懷燔爭國封嵩俱納其重賄爲之請勘乞斥嵩以戒貪墨言乃擬 旨下臺勘而他多右經語嵩急歸誠於 上上憫之弗罪也時邊警告迫上以嵩非所職而咨詢之旣條對平平耳 上必爲

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嵩既已傾夏言而斥之愈益寵幸所供醮祀青詞額對獨嵩居最乃以聖誕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免其奏事承旨時嵩年已六十三而神采溢發如壯時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汗佞不當干大位不聽而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經等復論嵩并及其子世蕃饗賄助焰實跡下所司嵩疏辨且乞休優詔慰留之嵩意不決復上疏謂古語曰朝廷輕重係大臣臣今動遭詆目爲姦惡海內流傳損傷國體一宜去言官論事乃其職然或聽指使或代報復

如昨歲羣奸構謀呈稿首臣然後封進今不卽退轉

相傷害益煩 聖心二宜去 上果爲溫諭百餘言

答之且謂攻擊不休故違 君命須罪以無 君之

律嵩乃出視事時宮婢構逆旋復誅嵩請 詔告天

下人謂宮闈而秘密悉揚之其國體傷於論大臣多

矣尋代嵩爲禮部者張璧至自南京嵩請解部事許

之賜御饌金幣羊酒且諭曰比以異禮勞卿卿以赤

誠匡朕可也前是已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至是復

賜其家藏 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閣曰延

恩堂曰忠弼嵩以吏部尚書許讚等計其請托事不

勝益橫前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當調嵩特擬 旨  
用貪酷例黜之而御史葉經監山東試嵩乃摘其錄  
語以爲狂悖不道俾禮部叅論逮至京杖死 闕下  
藩臬預試事者皆爲邊邑尉中外愈側目嵩矣時尚  
書許讚以一品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未幾 上特  
加嵩官視讚時輔臣翟鑾特以資序在嵩上 上待  
之不能如嵩每有所咨問及齋子時時首嵩而不及  
鑾其厭鑾久特以其舊臣不忍去之而鑾不悟也其  
二子俱進士高第嵩乃授風旨於給事中王交輩俾  
發其事鑾與二子俱削職爲民嵩得益發舒 上一

意用之矣而吏部尚書許讚遂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嵩預機務然不獲入直應制嵩事取獨斷不復相關白墨墨而已讚至自嘆曰何必奪我吏部使我傍睨人尋進嵩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亡何復以六年滿加少傅兼食大學士俸一子中書舍人給四代誥命嵩乃上言每獨蒙宣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嫌異今臣希忠臣元臣讚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希忠等且見



言妬也報聞時 上方好言長生而都御史盛端明  
右叅議顧可學家居久各自詭有不死術嵩爲進可  
學所治餌而薦盛端明 上悉召用之巡按福建御  
史何維栢條時事而中論劾嵩甚切 上怒逮治之  
維栢在道久嵩不測 上意乃請寬維栢獄 上爲  
濟威杖而奪其職時諸曹皆受嵩及世蕃請屬如外  
府獨吏部尚書熊浹持不肯行莫能難也會浹以罪  
去則無所不靡俄而 太廟工告成加兼太子太師  
賜金幣渥時上微覺嵩橫而許讚老罷張璧死乃思  
用夏言時禮部尚書費寀故善言而不能得嵩意探

得之因疏留郎中周琬高簡而謂大理評事孫學思

假嵩名求出使而臣執不與學思嵩私人也多機警

好以萋非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二臣助愈難自立

矣因乞休其言頗散漫不根上以其托指攻訐切

責之然不浹日而召言之命下嵩以是恨費案言既

至盡復原官遂復據嵩上上爲加嵩少師以慰安

之言旣以銜嵩則頗斥逐其黨與嵩唯唯而已不敢

救時世蕃已用恩澤累遷至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

事橫行燕中嵩乃上疏遣世蕃歸省墓以避言上

猶使之馳驛還往嵩以萬壽加特進又以九年考滿

加華蓋殿大學士 璽書褒諭仍賜晏禮部言專用  
復河套失 上指爲嵩及崔元陸炳構伏法嵩遂獨  
相 上益安之而費家亦自以撰齋詞得 上幸嵩  
度無可報乃坐其子以不當使事謫之而家亦自恨  
病死於是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以疎  
遠權共事不敢與可否久之懇於嵩始得入直治不  
任煩竟鬱鬱以卒時宣大督臣翁萬達將臣周尚文  
拒却虜而嵩復錄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 上以罪  
人王聯訐而信之捕故都御史胡纘宗及株連新舊  
朝士數十皆欲寘之重典嵩與真人陶仲文頗爲救

解得釋 上以嵩對制平獄可嘉令兼支學士俸而  
仲文遂封伯然意殊不樂嵩乃與仲文疏辭俱報許  
而仍以 萬壽節封仲文伯爵加嵩上柱國嵩乃力  
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爲比且欲  
以示謙而見夏言悖 上悅進世蕃爲太常寺卿仍  
行尚寶司事亡何虜大入寇掠三輔旋薄京師右中  
允趙貞吉叩嵩直所問計嵩以檄齋詞辭不見而義  
子右通政趙文華自其室脅肩出貞吉見而詈斥之  
俄而禮部尚書徐階以虜嫚書請和會廷臣議貞吉  
厲聲言虜在城下何可和但請 皇上御奉天門敕

沈東旌周尚文士氣當百倍而貞吉又自具疏請遣  
羣臣有才識辯博者詣行營宣諭諸將得一賊首予  
百金敢戰者損卒亦賞逗遛者全軍亦罰 上雖壯  
之而內不悅也嵩因請卽命貞吉往往而驟至仇鑿  
軍卒不得要領還嵩乃激 上怒杖貞吉而謫之荒  
徼以自快兵部尚書丁汝夔難以調度失宜然爲人  
潔廉楊守謙守土臣也倍道勤王 上怒其不能破  
賊誅之嵩皆不能救而巡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逮  
稍緩世蕃盡羅其賄與嵩計伺 上喜而解之卒以  
免仇鑿故以嵩去言而脫其罪深德嵩約結爲父子

復起爲大同帥帥其衆入援無功而爲大言聳上  
聽嵩從吏之遂總京管兵進太保仍督諸路兵馬入  
二萬金謝嵩嵩亦受之虜退始上疏請發粟賑中虜  
者并掩鬻幣及他選將練兵碌碌紙上語而已於是  
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  
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  
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  
示威劫衆文詞辯給足以飾非強辨精神警敏揣摩  
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  
言足以結納權路而緘杜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卽不

龍顏觸柱正言直指之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於  
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卽如先任給事中王燁  
陳壇御史謝瑜董漢臣等於時幸蒙寬宥而今安在  
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寧是  
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  
上乃捕學詩下詔獻斥爲民而溫旨慰留嵩嵩不自  
安請遣世藩歸里不許令給假隨任侍親而已學詩  
疏雖不見用然天下傳誦以爲名言仇鸞始雖由嵩  
入旣挾虜得上重而驕嵩猶欲以兒子畜之不應  
遂凌嵩出其上嵩恚數以密疏言之沮止萬狀皆不

聽而諸部臣言官有抗觸鸞者立碎鸞之捕虜姦細  
以爲大功要重爵賞而嵩子世蕃亦緣而進工部右  
侍郎子一子錦衣衛千戶鸞以是益恨嵩而侮之其  
所詆譖嵩上亦爲心動至宣召亦稀矣時陸炳掌  
錦衣緹騎與鸞爭寵妬嵩乃厚收炳以爲腹心使詞  
伺鸞鸞亦爲之備然其所從卒不如能緹騎猥狡鸞  
自是墮炳穿中然炳陽爲推重鸞以爲中山定興之  
流亞鸞不疑也旣虜勢日迫而鸞病甚上聞收其  
大將軍印鸞暴死炳乃謀於嵩休鸞之義子迺之虜  
而道執之盡得其交通狀誅其妻子嵩以是益親信



父子貪亦益甚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宗茂復疏其貪  
贖數十事事皆有實 上復爲之鑄宗茂二秩補外  
以安嵩而給事中袁洪愈劾去其所善客翰林檢討  
梁紹儒亦弗敢救也前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嘗  
論典虜市馬非策忤仇鸞下獄謫邊邑倅鸞旣敗繼  
盛得累遷復官嵩欲以名收之繼盛不應復抗疏極  
論其十六罪五姦中外傳誦以爲破的中窾可以必  
勝而 上獨怒之摘其中有召問 二王語以詐傳  
親王令旨律坐絞而復杖之百復以 手札諭留嵩  
嵩乞休 上報以羣邪黨比謂逆賊勾虜其本在卿

蓋指摘贊直玄修不阻朕耳朕非內色外禽者崇事  
上玄又與宋徽梁武不同人臣邀譽賣直卿以此乞  
休墮邪孽計宜安心供職奉順天休時嵩有義孫鵠  
未十六而冒兩廣功級得錦衣千戶繼盛及之下兵  
部尚書聶豹皆曲爲之諱而郎中周冕獨發之亦坐  
奪職當是時雲貴清軍御史趙錦亦有疏論嵩謂嵩  
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  
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先發而制  
之故不敗露又善以厚賂結陛下左右之人凡深  
宮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或候聖旨所發

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 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錦工於中嵩惡而他語尤剴至 上亦使緹騎捕之兩月而至怒小解斥爲民亡何嵩之義子趙文華重文華者故無賴小人也數經吏部察嵩強而用之至通政使乃以百花酒進 上嵩以跪而詈數之矣會吏部尚書萬鏗者嵩同年相善坐言事廢田間賴嵩以起至爲吏部數與嵩崖異不甚用其言至

是復推文華督撫鄖陽以遠嵩而給事中朱伯辰上  
疏劾文華邪媚奔競寵賂日章不宜玷臺憲有 旨  
再推文華迫則謀於世蕃乃教之使劾鎰前爲右都  
御史中以侍郎起用而併二品通考以臣欲糺之故  
出臣於外不巳而嗾伯辰論臣欲以鉗衆口嵩爲內  
主激 上怒悉奪鎰伯辰官俱爲民而文華愈橫矣  
嵩以滿十五載考賜金幣御饌肥羜上尊錄一子中  
書舍人仍賜勅褒諭再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閔視  
勞遷世蕃爲工部左侍郎仍侍親而不奪俸尋以

嵩壽節推恩令世蕃出理部事嵩辭許之再以却虜

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嵩辭 上諭以盡誠贊玄寶

爲忠首往往與陶仲文並論嵩不恥也江南連歲倭

大作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爲總督討之久未平而趙

文華乃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爲言人皆笑其

誕而 上獨然之爲切責兵部覆議上 上以問嵩

嵩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祭海卽令察視

賊情求可以應處長策具實奏聞所使卽文華亦可

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輟威福所挾持將吏金

寶無算時總督張經自恃其位高而望隆不肯折節

文華諸發兵守便宜又不與計會有流言聞於 上

上怒文華伺得其術露章劾之 上發緹騎逮經而  
經則已大破賊俘斬千計捷聞 上怒亦不釋經迫  
則行五千金賄世蕃世蕃與嵩謀欲爲 上解不解  
則姑爲溫言欵經至死方悟因詈嵩父子於市而李  
默者骨鯁士也少有文數更顯宦至浙江左布政使  
嘗候嵩嵩謂其貌類我援之入爲國子祭酒累薦於  
上得躡拜吏部尚書乃稍稍自持見不能讐其意  
嵩更譖於 上得罪去而陸炳繇武科爲默門生乘  
上之思默使所厚中人稱之遂得復官尋以撰齋  
詞入直幸矣念不自嵩起動與抗世蕃威無所不加

獨不能得之吏部而會文華歸復命 上以御饌勞

之問倭事何時可息肩文華對殘寇行且滅不足憂

上爲之悅而文華行珍寶直萬金於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夫人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爲郎君易腰帶我相公責也而兵部尚書楊博以憂去文華幾得之默所推絕不及其見默欲有陳默厲色待之怏怏而退乃刺得默試士策問以爲誹謗

上爲漢武唐憲又所推東南督臣不用胡宗憲而用王誥蓋欲敗東南事爲其鄉人張經報讐 上大怒

下默詔獄論死尋屬輔臣李本行部事品第羣臣九

卿而下及言官悉以次去嵩所惡而薦其客吳鵬代  
默而亟稱文華於人上遂進工部尚書躡加太子太  
保罷王誥不用用胡宗憲中外大權一歸於嵩矣文  
華又以都督陸炳嘗薦黜復刺得其陰事將劾之炳  
思重賄世蕃挾以謁文華始解既而知其謀出自世  
蕃遂併恨世蕃而徐階以次輔日重爲羣望所屬炳  
乃委腹階以自固嵩父子亦稍稍覺之倭復大張詔  
遣兵部侍郎沈良才討之嵩知上意以文華昔對  
殘寇且平爲不實懼而使文華自以督師請上悅  
許之與宗憲合而誘降寇首徐海等因掄擊平之文



華加少保宗憲爲右都御史而嵩等皆賜金幣嵩又以十八年滿官一子中書舍人賜宴及 璽書褒諭自文華等之有功推遷及罷職尚寶卿史際通政呂希周等而世蕃所納賄復以巨萬計文華乃上疏歸功嵩以爲嵩實授之成算而嵩亦薦文華有學行宜供撰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 旨逐嵩不之救上亦不以咎嵩而宗憲自是益傾江南庫藏爲世蕃餽所需古法書名畫種種宗憲皆爲索之富人世家豪歛巧獵靡所不極而他撫臣監司相習成風不以爲諱其所獻鼎彝尊罍之類或發塚剽攻他寶翫多

起大獄而後得之世蕃猶汲汲無已尋以萬壽節加嵩兼食尚書俸仍免廷謝自是凡有旌錫皆免謝至一切祭祀救護日月無嵩跡矣前是虜人犯邊錦衣衛經歷沈鍊抗疏論嵩父子奸惡召以鍊詆誣大臣自爲名廷榜之適編嶺外之保安鍊悻悻不得志乃招四方遊士以講學名多及時政得失或馳馬至居庸關下戟手詈嵩父子或爲草人象而射之事稍稍聞嵩惡之使世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圖鍊順故嵩客時邊事多損敗方藉嵩父子屏蔽卽響應而與巡按御史路楷謀世蕃復以入內五品啖楷乃因

妖人陶浩等通粵事發捕鍊竄名其中而張大之與  
部尚書許論不敢執遂斬鍊并戍其一子度死者復  
二人遷賞順楷以下如初約天下聞而痛之於是給  
事中吳時來極論楊順庵費邊餉縱虜出入而以重  
賄納路楷相率爲蒙蔽致危困尚書許論昏酣不能  
有裨廟謨 上以問嵩嵩曲爲順楷掩覆且謂言官  
風聞論人不可盡信 上不聽趣捕順楷下錦衣獄  
而奪尚書論職時卒遂謂嵩可勝也亟上疏極論嵩  
世蕃罪惡而刑部主事張紳董傳策亦言之前是輔  
臣徐階爲禮部時虜入寇數有所建白觸嵩忌諱以

是百方阻其進不得而階潔廉又時時爲人語時政  
輒歎息流涕稍稍聞於嵩至是以時來翀皆階所取  
士也而傳策又其鄉人乃密奏三人同日而構臣必  
有使之者且時來已奉命使琉球疑其悔行欲藉口  
自脫自封進時來翀試錄 上乃下之 詔獄令追  
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時自語曰階固賢雖然嵩老  
矣何不小需歲月而忍若是階危且甚而時來等旣  
下獄考掠窮五毒竟不言主使者第曰 高廟神靈  
教臣耳而亦會都督炳心嚮階以是坐翀傳策相主  
使時來避遠役獄上各發戍烟瘴衛所而慰留嵩嵩

以是益恨階并及炳矣其後順楷就逮至詔獄嵩復  
爲之寬解順僅坐戍而措謫外當是時上坐深宮  
中欲以威福遠攝連率大臣時時有所逮訊若阮鶚  
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嵩而不盡信之  
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  
蕃能得其竅欲有救解則必順上意極詈之而微  
媵曲解釋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  
讞露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上所耻與  
諱上更爲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  
廣時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郎號爲文武庫吏而尚

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郎萬案方祥爲尤著必進者  
嵩內親也數以賄通嵩得出入臥內會大廟灾議  
興工而必進自刑部調工部上老之以問嵩嵩盛  
稱其精力才識遂以工婁就驟遷至少保而倦於事  
嵩復爲之改都察院上弗悅也於辭疏旨曰必進  
已之任矣何更辭嵩謂必進母再辭但履任居兩月  
而吏部尚書缺嵩復勒廷推必進衆莫應嵩怒慢罵  
之不得已而以必進名上上投之地嵩密疏曰必  
進內親也臣老矣非必進無可以慰臣者乃以必進  
爲吏部尚書僅三月而假他事去之世蕃猶誇於人

謂用必進 上無若我何棄必進我亦無若 上何  
前是 上以嵩直舍隘別輟小殿材營室於側多蒔  
花木其隙以娛之復發中金百爲製什器朝夕割御  
膳法酒使中貴人調而賜嵩嵩老尚健饗始聽腰輿  
出入禁苑矣已而嘉其年滿八十特賜肩輿且令支  
伯爵俸嵩復以京師居第之中堂請額 上名之曰  
忠正又名其南昌居第之中堂曰耆德樓曰寶翰嵩  
故有居第在宜春分宜并京師南昌而四皆宏敞壯  
麗分輦金寶以實之猶不足而縱世蕃之羅取益甚  
初 皇太子薨 裕王以序當立禮部數請期而

上意嫌代已妻報寢嵩念止獨所信任迫衆情時

時亦爲請而與陶仲文比而阿上意上亦自知

之時裕景二王並居外邸禮服無異外論洶洶謂莫

知適從而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欲以危釣奇

乃具疏謂自攻嵩者有問二王之說而得罪恐不相

安幸各召而面諭之使二王母疑嵩嵩母自疑且請

出景王於外以安裕王疏旣上嵩雖恨希顏而巨

測上旨請下禮部詳上乃露怒希顏意嵩始得

發舒上命御史卽家僇希顏傳首海內世蕃念以

多樹敵恐嵩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上意搖或可



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庶幾異日代嵩  
執政而 上一日忽論禮部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  
嵩與禮部尚書吳山言 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試  
物情山不可乃具儀上景王卒之國而世蕃之謀益  
解俄以世蕃三品滿九載加服俸視尚書再以 萬  
壽節加嵩歲祿二百石而世蕃亦兼支尚寶司卿俸  
尋嵩夫人歐陽氏卒時世蕃方戀權不欲歸而嵩無  
次子可以扶柩者嵩請於 上謂年已老老不可無  
世蕃侍 詔聽留共養如故嵩故以警敏得 上意  
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人慰勞務得其懼心

間標故所憶記以示聰明晚節知天下之怨之間捨  
舊邨而收錄知名士若故編修唐順之中允趙貞吉  
等皆以淪落爲感不自覺入其彀至顯庸因而有稱  
之者然其陰賊發於心而動於機械不自覺也世蕃  
尤險悍慆猾每謂天下才唯已與陸炳楊博而三然  
與炳晚節相妬炳暴死世蕃稱快頗亦能習國家典  
故曉暢時務嵩旣老上時有所問而不能答謀之  
其客皆不稱旨屬世蕃草輒報美嵩以是心益仗  
世蕃而心愛之諸曹請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  
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

九卿臺諫至淡日不得見或停使至暮而遣之或有  
嵩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嵩在直或累月不出  
世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拓居第連三四  
坊堰水以爲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乘輿張  
褐蓋遊行其中若輔臣階與李本其父執也成國公  
朱希忠元勛也雪之酒不潦倒不已性尤強記於中  
外官職饒瘠險易亡不閤熟其責賄多寡毫髮不能  
匿後 上亦稍稍聞之而世蕃以衰服不能入之嵩  
直所嵩所報札漸不如 上旨而齋詞亦稍倦時  
上所居萬壽宮火而 大朝殿工方急嵩以煩費難

之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暫徙南城之離宮

南城英宗故稱太上皇時所居也上乃以問

階階爲規畫營萬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上大

悅宮旣成而所以褒擢階至厚嵩僅加祿百石不能敵矣自是上有顧問不及嵩卽及嵩不過齋祠事

而已嵩故與階郟懼而置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人

羅拜之舉觴屬曰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階謝

不敢當而是時方士監道行以乩得幸上上故有

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

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啟示而後焚之則所

答具如旨道行狡乃僞爲帛封若中官所齎者及焚而匿其真跡以僞封應 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誰爲賢不肖曰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嵩父子 上復問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極之答曰上真極之則益用之者咎故弗極也而以屬汝旣答報袖以示御史鄒應龍會嵩等請考庶吉士而諸進士中有貸金於司禮監中貴錦者錦密以聞 上卽日罷考應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奸誤 國諸大罪十餘條 上以名捕世蕃及舞法行

賄者皆下之詔獄而猶謂嵩小心忠慎壽君愛國

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給祿米百石嵩猶爲世蕃求解上謂念若忠勤已加優處又何以兒

濱救嵩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及其子鵠皆坐戍烟

瘴衛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絞當世蕃之用事吏

部郎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

者其巡按得盡收贖鍰醫卿寺缺而給事中獨不能

至吏部郎之始已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若項治

元者竟就逮庾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笑之世蕃迫

則行十餘萬金於諸幸姬家猶能脅詗監道行陰事

下刑部獄侍郎葉鏜鄢懋卿誘使誣伏前僞狀而引徐階道行不聽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叅議上猶悔之且追思嵩贊玄勤誠欲退居西內專祈長生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上乃勒階等必贊玄如嵩乃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洶洶虞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於是嵩之黨鏜懋卿萬家何遷張雨唐汝楫王材及其壻袁應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胡宗憲自浙直總督被逮尋釋之宗憲旣得志首以書畫賄嵩父子金玉珍翫相繼半入其橐江南公私爲

之二空奢淫縱恣靡復風紀而其殲徐海執直功亦  
有足當者 上以其婁進白鹿白龜不忍罪也伊庶  
人之爲王也以殘暴妻見紕臺使者迫則行十萬餘  
金於嵩得小緩至是使其校卒十餘輩造嵩家脅償  
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謂曰所云金十萬則無之僅得  
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 上所賜金  
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而問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  
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校卒  
下獄論死而世蕃之自戍所私歸益廣拓第舍又用  
金多爲盜窺乃召募伎勇材力之士合數百人日夜



擊刀斗自衛郡邑頗疑其跡而嵩故所養舍人子出外爲非者推官郭諫臣受民間訟牒滿百昏輒封以與嵩嵩怒而却之他臺使監司小有違言嵩輒呼具舟我且入京面奏以時恟喝而會前有賀萬壽表得溫旨及賞賚謂上且當見憐因懇疏請移世蕃便地共養上不許而報曰嚴嵩有一子侍已恩待矣諫臣乃疏以聞巡江御史林潤遂露章劾世蕃與羅龍文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叛心龍文故世蕃客爲通賄與同戍者也詔卽委潤捕世蕃龍文既至京潤因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比擬俱依子罵

父律斬 上不憚令更擬乃擬謀叛律而猶未及嵩

上令卽棄之市而謂嵩畏子欺若大負恩眷并其  
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爲編氓拘役籍其家黃金可  
三十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寶玉重器服翫所  
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緩故散匿不少臺臣  
乃益論戍萬家馱懋卿迫其受寄金錢垂二十年不  
盡家由選部郎至大理卿懋卿至刑部右侍郎皆世  
蕃腹心家貧而懋卿尤恣橫其以都御史出覈鹺所  
經行兩畿齊晉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挾世蕃父子  
叱咤風生守令而下膝行蒲伏上食惟謹至以文錦

被厠牀白金爲溺器妻妾隨行者錦五綵輿以民婦  
十二舁之卽趙文華胡宗憲不能過也嵩死時寄食  
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弔者時年八十有六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師謚文簡許公讚神道碑

嘉靖戊申七月二十五日前少傅大學士許公卒於家先是乙巳冬公遽疾乞骸骨甚切上慰留亦甚切乃連疏懇辭上不悅曰少傅輕去朕耶其率秩令歸公行而病增劇既還里復延三載竟用舊患弗起又四載嗣子俱起復來京師乃始上疏告訃叙公病歸顛末上嗟悼曰少傅果非負朕者乃悉復公官仍贈少師賜祭葬謚文簡恩禮備厚蓋至是而公

不復已之情 皇上眷不忍釋之意益章焉公諱讚  
字廷美河南靈寶人也先世曰威者仕元爲兵馬元  
帥西征過靈寶愛其土風家焉八傳至教諭衆生太  
子少保吏部尚書諡襄毅曰進襄毅娶於張繼娶於  
高生公性警悟博學弘治乙卯以戴禮魁於鄉明年  
登進士授大名府推官召爲監察御史襄毅位冢宰  
公例當避臺秩迺改翰林編修時逆瑾擅政怒襄毅  
不已附証以他事矯詔罷之而並出公爲臨淄知縣  
丁襄毅憂服闋陞浙江按察僉事陞副使理海道改  
山西督學政至則先德行而後文藝士習丕變歷陞

四川叅政按察使浙江左右布政使召爲光祿卿轉  
刑部侍郎拜尚書是歲議郊禮分合公上疏曰分祀  
者致嚴辨之道也合祀者通功用之妙也昭格天地  
不在禮文而在淵德請慎茲大典先是揚州商袁英  
者武廟南狩錦衣指揮施恭怙權璫勢矯詔籍其  
家至是英妻訴聞屬公訊理權者日偵伺鼓釁爲動  
竟寘恭重典當是時復有薛侃迎親藩之議詹啟訐  
銓部之詞張紳之薦劾朝紳劉永昌之誣詆省閣皆  
事關國紀連及大寮甚衆諸司恐懼失措公從容裁  
決持法甚平務存大體上悉從之而縉紳賴以安

改戶部尚書河南軍餉舊充於大名府小灘有奏改  
他鎮者公曰利不百不變法乃今增役剝署勞費且  
十倍勿改便又有議令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爲殿  
最者公曰預備既有倉今舍此而別積穀徒增苛斂  
勿從便兵部議與甘肅屯田發銀三十萬兩公曰兵  
弱虜強士不得耕徒損國儲非計凡所規措務循舊  
則數報罷新議曰毋徒徇名貽害也以鹽法久滯疏  
陳諸弊列通商事宜皆經久可行聞高太夫人病疏  
乞終養不允令給驛歸省高卒哀毀踰禮時吏部缺  
尚書廷推數人 上皆不許詔特起公俟服闋蒞事

俟服  
關  
事

既至乃首疏決壅滯公薦舉復久任停無故改調之  
途抑奔競濫陞之習 上皆嘉納六載考績加太子  
太保己亥冊大禮成功少保扈從 聖駕南巡疏節  
程途以保聖躬 上褒答勞錫之辛丑廟灾引咎乞  
罷詞甚切詔許致仕給驛歸 上雖從公請而意不  
釋吏部復缺尚書廷推數人不許仍起公蒞事至  
則條奏諸弊政及上安邊方略數千言以一品六載  
考績加太子太傅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乙巳太廟成加少傅無何疾作乞休遂有賜歸之命  
歸出賜金遍惠鄉族曰吾不忍自私也又助修孔廟



山川壇歲旦暨 聖節必扶掖北嚮稽首祝賀不少  
廢疾革則謂諸子弟曰吾父子兄弟俱列上卿吾以  
涼德受主上寵甚渥知甚深故數履危機卒賴保全  
今已矣爾輩有官守者當思圖報遂卒距生成化癸  
巳七月四日得年七十有六公歷官五十餘年晚荷  
隆遇凡大典禮多遣命將事其錫予飛魚之服銀狐  
衫帶及白金綺幣不可勝記公兄弟八人兄誥南戶  
部尚書弟論兵部侍郎餘並登仕籍記李氏累贈一  
品夫人先卒夫人生子二長輔早卒次與承廕歷官  
知府未任改禮部員外郎以四品服辦中書舍人事

公德性溫粹意氣凝定坦夷康樂而涇渭不清直率  
徑盡而應變無窮蒞官翼翼小心以不欺不怠爲主  
在吏部前後凡十年每銓注必論才高下與地繁簡  
兼風土南北而劑量之嚴諸司公而恕或疵以細故  
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好著述老而不倦所著  
有松臯集續集讀史詩論五經臆說三曹奏議若干  
卷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贈少保謚文簡張公璧神道碑

嚴嵩

嘉靖乙巳八月十九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南郡張公卒於位訃聞上深軫悼命禮部諭祭工曹管葬遣行人護喪歸其鄉贈少保謚文簡公諱璧字崇象世家南郡石首曾大父必順大父之言少舉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僉事父維舉鄉薦歷官山西叅政俱累贈如公官曾大母王氏大母呂氏王氏俱累贈夫人公蚤擢省闈屢試南宮不利

難益肆力問學晝夜探索僑寓京邸起居服食人所  
難堪時學士劉五清汪石潭有聲詞垣公皆師友切  
磨二公嘗謂人曰是當鳴世才也辛未舉進士選翰  
林庶吉士授編修文望益起甲戌乾清宮災公上修  
德勤政講學三事壬午今上龍飛首開經筵公與  
進講器貌端肅儀矩偉然敷陳古訓明切時司  
寇林見素以事待罪公講君使臣以禮有耆德舊臣  
當加敬禮之語上爲之改容乙酉被命以宮諭出  
典南畿文衡一時髦俊多在甄錄戊子大叅公憂卹  
典加厚命給驛還初公之入翰林也大叅公時宦山

西因入賀萬壽卽謝政歸田公每圖歸省翁遣書止之曰勉事職業勿以吾爲念故公雍容館閣歷清華纂御文司綸誥主考禮闈勞績懋焉庚子南京大宗伯員缺詔下廷推至再凡得四人以請上特授公公廉謹自持於凡宿弊剪除而振飭之癸卯召還北部通議建太廟羣論紛紛公酌議以對制遂定欽天太醫監院率多冗員順天鄉試舊多冒籍公奏覈去五十餘人宿弊一清會內閣缺員公與河南許公一時並用人望翕然頃之公病瘥不能視事上遣御醫診視中使齋賜粥米牲豚諸物存問疾竟弗已

卒於宣武里第享齡七十有一惟公荆衡標望棊迪  
舊耆德性醇厚器宇凝重恂恂與物無競天下稱爲  
長者而期其大用以弼成休養惇大之治而溘然以  
逝士論惜焉自講筵迄於拜相其間白金文綺銀瓠  
錦袋及經籍之賜多弗可悉紀累荷遣祭分獻代拜  
陪祀之命而賜見皇太子於臨保室尤爲異典云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

謚文毅張公治傳

雷禮

少保名治字文邦湖廣茶陵人也其先出江右永新自公高祖播徙今茶陵月江里歷公父伯誠並以淳朴稱初公之未娠也母譚淑人夢大鳥屯雲下朱廟玄吭縞羽止其庭忽縮化人惟已而驚寤伯誠曰此鶴祥也將不有徵乎踰年公生神采異特機櫻慧動不可制甫七歲揮墨成巨字稍長偶前島對應聲諧捷多非人思構所及者知州董隊大奇之徑白督學官補充校弟子員學官示以經書大旨卽曉析旁及

諸史百氏靡不綜貫發爲文蔚如也及鄴張文定督學試之見其文愕曰茲非劉李匹耶蓋指茶先輩坦齋西涯二先生云正德丙子舉於鄉遭父喪守制庚辰舉南宮第一先是州有龍化湖茶長老數言故有龍湖圻榜元出之讖公嘗憇而樂之因寓號及計偕北上湖忽噴涸龜裂果符應是年 毅皇帝南狩明年

今上卽位始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居一歲

念譚淑人春秋高力引疾告歸屏交息營充養益盛五年起授翰林編修會兵部王事著書奏稱兩京堂上官及翰林臺諫履任半年各舉一人目代公以知



人爲聖哲所難請改官便養且曰道苟可行則乘田  
委吏不爲約道苟不行則高官大爵不爲豐識者知  
其志存經濟不徒以文章致身也七年纂修大典成  
擢左春坊左贊善公在史局未滿考遽遷二親之封  
格於例卽乞辭陞秩願以舊職供事待封其親疏入  
上嘉其情特畀封弗聽辭秩益異數焉其冬奉冊  
使榮藩歸拜太淑人堂下不數日太淑人猝疾不起  
人謂天祐公至孝不使有貽悔云是時諸貴倖用事  
多不法公制終數年矣有超然之志至十三年縉紳  
先生以大義勸之廼起尋命主南畿試南士沿江左

餘風並崇彫琢日入於弊公崇渾黜浮時稱得人明年同考會試又明年重書寶訓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秋命主考武舉會試是冬安南國人以篡臣逆命絕譯貢乞師征討上下廷議僉言簡近臣具文武才略者令宣諭聖朝威德因得擅制置不煩兵制可乃擢公翰林學士以往公喜盤錯自別乃躍然應詔曰丈夫志在萬里安南如履堂與耳詎株守一職爲章句儒耶奉行有言小夷非兵不服者遂止十九年秋命復主南畿試南士益知所宗不廢趨明年拜南京吏部右侍郎又明年召改吏部右侍郎公

趨事斤斤自信敢斷決銳然以辨正邪明升黜爲大  
務及大計吏治貴人嫉忤已者欲擠之持不可竟不  
能奪惡人趨競有京朝官鮮服行持所業文求正門  
下且甘詞申欵公正色戒之曰國家造士以明經致  
用乃至矩唐污人之詩耶其人愧沮性峻方不與世  
瓦合于持正自立爲世擯斥者雖疎遠必欲延致之  
屢薦於太宰不以爲嫌常薦一二謫官太宰擬常調  
公曰凡居官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以淺資拘常  
調是佞者常伸而忠常屈也何以勸後太宰悅從之  
時直隸諸差好持權責吏苛切歲劾罷不下十餘疏

少能以一肯全者公言於太宰曰九州設官均爲一體而畿輔多中差時時考察非所以惜人才安民生也議上天子可之著爲令二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院事二十六年春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活套以徼一捷不知經史爲何物于身心了無所得特率諸房考精別嚴汰必詞合經旨及援引有根據者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萎習爲之少變未幾奉 詔教庶吉士每諭以立身大節其爲學期稽古識世務不落塵筌有一二浮靡不自振濯對衆指摘不少恕故諸吉士多知省改明年拜南京吏部

尚書往未及暮 上以元輔介溪嚴公屢請增置輔

臣 詔廷推五六人乃改公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南渠李公入閣預機務夏四月至闕 上又

命公與南渠公及大宗伯少湖徐公咸直禁中未幾賜飛魚服白金文綺尚方諸珍物亡算公遭際 聖

明日夜夙夙思納善道以興太平誓不營私不奸法不可權貴有徇俗以贄通及以倖徑干者嚴詞峻拒不假色遜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其縱承平日久中外戰士離落車馬凋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公囊已虛公對當事者憤而言曰今兵老民棘禍且

夕及肺腑諸公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而釀成疽根  
其可久乎及見士風瀾倒如水決防而天下乾耗經  
費無紀輒愀然嘆曰噫哉士習靡則元氣漓矣民財  
竭則精血罄矣其將何所底止乎至二十九年奉  
命復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弊蓋納牖無由  
而所以儆庶位者深矣卒之虜犯京師而一鏃莫施  
始服公非過慮云公自夏在直嬰暑毒忽疾大作上  
疏請告 上遣中使偕御醫往視賜內膳醪米 溫  
諭降問少間公曰時方多事吾安得以疾自養乃強  
出供直八月以 大慶恩加太子太保辭不允然自

是疲於承事疾加劇不可完攝矣乃再疏請告及

虜人犯畿甸公伏枕惋泣力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

遏虜涉會僉弗支不及上十月九日嚴公偕李公過

關公疾不可爲神志猶嗶嗶語不及一私十四日竟

卒長女西第先是公疾未作夜忽夢乘鶴遊戲飄飄

若出九閩覺而占之曰斯吾始娠之祥也殆將反化

以歸乎已兆之矣訃聞上震悼令有司治祭葬贈

少保謚文毅公磊落有大志欲以功業行寔光明於

時雖博極羣書以文學爲下科雅不嗜尚間著於文

若詩多切隱憂覽之令人省奮嘗奉詔修續會典

公病前書沿革徒存本末失次往往取吏胥故牒并  
條例蕪積不提綱要甚或賦役之征用無紀內府之  
職制弗明與夫省藩外地軍士牧屯鹽政苑馬今昔  
殊紀漫不可核與禮夜分商確欲以事始爲綱後之  
舉廢爲目昭 聖制於上附臣下建明載其節略以  
備一代明良之迹而又詳稽往制備載議原旣汰復  
沿義將何取中更復定始自何時其他如稽員數辨  
歲供考慮實之類毅然以身肩之竟多尼格不果會  
三邊多警欲改一官自效又不果日取西北事宜諦  
究往失而精來鑒思注措之未嘗頃刻忘邊計也立



朝持正論侃侃無顧忌意有未當詞氣激切衆莫能  
屈然胷中無畛域不善爲逆意又不宿怨有犯而不  
校之風平生引薦善類如嗜飴然拯厄雪誣雖忤時  
忌有所不避晚年列樞筦中外想望其風采而所爲  
多與願違至年僅六十有三不及究蘊蓄以沒惜哉  
平生奉制及應酬諸作信口肆筆未嘗不出乎正脫  
腐遠俗歸古典則其子儀制君元孝博雅不羣克世  
家學收輯存稿若干卷梓行於世亦可以鏡其槩云  
論曰公之不起也豈非天平禮初人銓部爲公屬吏  
見公議論天下大計如江河之不窮而勁節直氣不

少撓阻視時事有戾於成憲者慨然喟嘆至欲裁定  
會典權衡百度使狐鼠不得緣以爲奸充斯志也豈  
在富賢豪間耶遭際 聖明柄用日侍宥密使久于  
其位必有以振肅百僚而善類日進泰運可回矣乃  
一疾弗起豈剛直難近天固仇之耶卜世道升降之  
朕者可以惕然懼矣

治博聞強識性亢爽有氣節言論侃侃臨事不阿是  
時 上崇尚焚修輔臣悉供玄撰治殊不自得遂邑  
邑疾及卒 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謚隆慶改元乃更  
謚文毅云

太傅呂文安公本傳

汪道昆

世祖總攬萬幾倚辦二三執政執政至東甌愈重至上僥愈尊彼挾先資以億命中幸而遇合其獲丘陵次藉先容庶幾巷遇次則循資旅進有若貫魚儻然得之雄距高跣由前則難爲後由後則難爲前其相依也若輔車其相竭也若寒暑夫何以故患失則然乃若失得不入於心始終不渝其度則呂文安公一人而已矣公故呂姓出營丘唐御史大夫延之禮部侍郎涓右僕射溫殿中侍御史恭晉中書令琦宋太師端博士荀中丞誨太守由誠評事億皆其本支由

青齊徙越新昌則自億始歷六世謙爲別祖始遷餘  
姚之新河歷三世而生公瓊公珍公珍生懋爲公瓊  
後公王父也懋生改以行義祀晉宗是爲公父及公  
以一品再考公瓊公珍懋改俱贈少保兼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王母蔡氏潘氏王母胡  
氏俱贈一品夫人封母陽爲太夫人由青齊歷五百  
年而興乃得名世弘治甲子六月朔太夫人樓居夢  
日卓午爍庭中赤光光四表旣寤公乃生其後命曰  
端目樓則貴徵也太公故善謝文正則以負劔見公  
文正奇之斯其殷帝之首服也稍長執博士業文正

益多公文夫夫國工異日者當出吾上館之家塾屬  
其子學士丕程督之學士入朝載之俱北紹介而見  
之費文憲亦以公輔器之戊子與計偕壬辰舉進士  
其年選庶吉士徵試得公 太上問庶吉士若而人  
誰可屬大事李文康密以公對業已志之心甲午第  
相材授國史檢討丁酉校 列聖御製文集充經筵  
展書官既上程書出就南國子司業歲久則以右中  
允攝南京翰林院轉左中允攝左春坊丙午主試京  
師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爲首義錄呈稱 旨簡在  
帝心戊申遷陞兩京國子監祭酒巳酉上命增置夾

輔枚卜者六臣未疏公名留十日不下陰屬耳目跡  
六臣者何如人既下則惟南太宰及大司成公以少  
詹事入閣辦事續修大明會典充總裁事召入  
直廬庚戌陞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癸丑上修  
輔臣功大學士本陞禮部尚書命禁中乘船乘馬甲  
寅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丙辰奉旨攝吏  
部事考察部寺督撫諸大臣臺省諸郎尋加少保兼  
武英殿大學士丁巳歷一品考進階光祿大夫勳柱  
國兼太子太傅庚申歷六年考兼支人學士俸加少  
傅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百官受成莫不凜凜分

宜耄矣胄子無良華亭肩隨深中重發公以赤心上

結 明主斷斷無他猶之清廟鑿刃和而後斷庚戌

秋八月虜薄郊關 上御永壽宮召入直諸臣問方

略臣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亟出視朝安

中外心既則以郊保偃口瘡痍就死請亟下令掩骼

埋齒發賑蠲租京營故多糜軍請亟更張以善後疏

再入悉然納之咸寧侯鸞螯都御史商大節乃坐推

避律比失機臣本上言此比附律也卽罪在推避宜

與臨敵殊科不聽旣又言鸞調邊兵入衛以其習戰

足當虜鋒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分發邊兵于邊

外以斷後殿臣所未喻其意云何且督餉都御史隨地餉軍不爲不預驚復要戶部載糒從征甚則秣馬許掠田禾許之許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太  
上問輔臣云何臣本極言不可往虜猝入不及爲謀  
第一市以緩之固將集兵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  
集籍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犬羊無厭何示  
之弱也 上曰善悉罷市議毋開端驚敗誅奉 旨  
再議戎政癸丑徐邳大溢饑民輕爲邪 上用公言  
命漕河二都御史併力疏濬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  
淮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既而河



復淤請遣祭川岳之神水乃就道省臣建議請築外  
城則以時詘舉贏第自南關首事卽以一面經費三  
面可以類推 上數問輔臣不四面非王制也於時  
諸執政及當事諸臣胥命工所公言城南民物蕃庶  
或生戎心城之便今旣裁南面衝萬雉有奇自東西  
北折而屬都城傳諸堞計二十六里而近工可計日  
而成餘三面工胥後命天壽山水爲患衝齧諸陵神  
路石橋有差 上遣公視之特旨問狀對曰二水交  
衝故多潰決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勝不當更工費  
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患矣 詔選民

間子弟尚長公主待命者三人時中宮久虛命輔臣  
代選公首舉李和以進從之丙辰上命公主會試  
丁巳殿門災先築大朝門請減材圍徑差小卽舊  
石燬第追琢新之其年大同歲豐一緡幾得一石請  
發度支銀十五萬預糴以佐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  
倍職方郎唐順之言邊事上問邊兵人衛起自何  
時臣本對曰祖宗四征不庭皆發京庫以往正德  
中江彬擁邊方扈南狩蚤見者以爲不然自是邊兵  
果驕遂有大同之譟鸞受兵柄歲徵邊兵入衛京陵  
屬薊兵入關督臣始奏留二軍防守因循未徹遂以

爲常 清問及之計深遠矣光祿寺歲多冒破命舉  
較著者以聞臣本上言光祿故額二十四萬歲贏其  
半或以佐司空乃今官掖擗節有常歲費至三十六  
萬要之出入無藝其弊四端一傳取之弊一關支之  
弊一門禁之弊一磁器之弊請復舊制月遣一御史  
科察而籍奏之尚方所需必授符必登籍以待歲會  
且法行自近臣等備員近臣常祿有供大官有幣復  
以在直日饗三飯請罷之 上悉用其言日損再飯  
先是巳酉 莊敬太子立無何薨 上諱言儲言者  
見坐辛亥禮臣疏請公奉 旨陳言自古帝王莫不

蚤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 祖宗以來太子諸

王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閣第本支異禮必先正名

且天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槩論不納壬子春 裕王

始冠命大學士本贊冠明年請 二王就宮中婚

上問故對曰名分未正不宜並出而婚耦則上疑軋

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禁有 太后有 中宮有

東宮今 陛下骨肉親惟 二王耳悉出居外獨柰

何自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

希顏上書謬以建帝儲爲發語 上大怒傳上刑臣

本上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 二王同居分邸

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 聖心密定久矣徒以  
巳酉爲鑿篤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京一之國人心  
自定寧詎以人廢言 上心然之卽諭輔臣景王當  
遵 祖制令之國卒之羽 穆考開太平公誠社稷  
臣也辛酉五月太夫人以天年終 上下卹典並從  
優遣行人護送馳驛扶襯歸葬公具疏謝以哀毀聞  
洛河入舟 上下手札問疾賜冢子元告扶持加意  
惓惓公自通籍以及居喪凡三十稔都文學侍從者  
十有七都相位者十有三奉命一同考會試一主鄉  
試四讀卷四分獻南郊再獻北郊六祭帝社稷七遣

祭先師雅言避名避利避權三者唯恐其不去已端  
行卻步後其身而身先李文康故急公不欲出公司  
業次當出者億東宮且立睥睨官僚詭云汝立逝將  
將母而南南所願也文康問公狀公佯諾之司業業  
已當南面師懼不任耳於本何擇居七年不調由由  
自如 上下相始得公下內閣議授秩分宜密遣家  
監以告犒之十緡家監嫌之改少詹事秩視大司成  
等庚戌舉進士賜宴南宮禮官則以輔臣貴重而品  
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居三品之上弗從既則擬以  
品爲差 上徑命之居二品末得上坐華亭入相後

公者四年公引身下之遂躡公上其後 上孳孳求  
舊擁格亦猶分宜司隸擁公孤諸柄具在肺腑公獨  
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內御公無所預槩諸  
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盡城  
守縣故城江北公紹介所部請夾江而城有如通州  
淮安臨清犄角相守均之赤子寧詎置之度外邪佻  
者以爲譁不用命公謝曰吾未奉 君命而興大役  
譁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旣得請則  
胡督府董成迄告成功民不知役於是人人頌公功  
德祠事龍山公旣家食察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

請履畝請均糧既則徵徭銀罷優免由是租庸有調  
民力以紓直指使以其狀上之絜爲令 穆考卽位

公請呂姓反本以志不忘屬冢子譜大宗躬修新昌  
萬十二公庚五公二墓凡諸祖墓各置祭田葺別祖  
祠改樹王父墓門人遞以省方至爲公築館西郊乃  
延東越二大方家聚徒講學公金口木舌壹稟於躬  
行季年構齋居則以期齋自命益亦以先民自期耳  
寧詎以百年期哉 今上嗣曆十有一年公登大耋  
命監大夫部使者以禮存問里中歲給夫月給米皆  
異數丙戌公喪一品夫人夏寓書不佞道昆爲之立



傳旣得卹典遣行人造墳丁亥諸子姓以初度稱觴  
公乃大歡家慶無兩六之日忽不豫隣里聞室中樂  
聲公正考終春秋八十有四 今上聞訃爲之徹朝  
賜祭九壇遣行人開壙合葬贈太傅諡文安愍一孫  
中書舍人 國恩厚矣公息子六任中書舍人者四  
長元進祠部郎次允又次允進膳部郎叔子堯任成  
均歷二千石五子覺入太學六子魁授光祿署丞中  
女字謝用模文正孫也年十五與計偕中道場女以  
烈殉家孫胤昌天下士也故嘗北面不佞今守天官  
尚書郎凡諸子姓婚姻具在碑志祠部當室復以公

傳屬道昆作者則少師少傅少宰三公述之詳矣道昆不佞惡能贊一辭往爲郎三家鼎立公獨恢然相度休休有容並以文事受知惟公相視莫逆卒之遞及難老三臺作朋要以分宜凶終華亭滋大惟公聲實純粹卽有口者無後言借曰讓名名歸之矣利權亡論也有幸以阿衡相罔以寵利居成功往公由密勿而攝端揆則阿衡事有幸不得專美矣

大學士徐公階傳

王世貞

徐階字子升松江之華亭人。世世受耕。不仕。至父黼而補邑掾。史治牘無害。授宣平縣丞。徙寧都有廉能聲。階生甫周歲而女奴墮之。胥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移任道。墮括蒼嶺。百餘丈。衣絰於樹。得不死。二十舉應天試。學士董玘識階文於黜而異之。寘高等。明年對策。遂爲第三人。及第。階爲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旣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異之。指以語其寮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尋授翰林院編修。予歸娶。且北上道。遇言。

禮得成遂者邑邑不樂又念其父且老亟返棹至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官階性穎敏讀書爲古文辭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歐陽德同年而善之遂爲王氏學諸豪賢長者交口稱譽階故盡得搢紳間聲充經筵展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成典時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於筵豆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上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懾誓亡異同者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階盛氣詰之階徐理

前說且曰 高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乎敬遜曰 高帝少時作何可據階曰 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 高帝少作乎敬頰盡赤曰爾謂塑像應古禮不階曰塑像非古然旣已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乎敬曰程氏不云乎一豪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卽何以處之乎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 上亦緣乎敬意

爲或問以難階而斥之外爲延平府推官階既以尊  
孔子首抗 天子排上相中外稱之而尚意其自禁  
近出爲小官卽不內鄙薄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階  
獨不然曰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我  
不淺乃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清夙繫囚三百  
更輸銀法毋落猾胥手毀淫祠剏鄉社學焚其所受  
鄧析書而韻宋儒之格言以授之使誦習又畫笑捕  
獲尤溪之劇盜百二十人盡掃其窟穴三載還黃州  
府同知當發鄉父老吏民祖餞傾道勒夫思之文於  
石道擢浙江按察僉事提調學校階益勤於職歲周

行郡邑必徧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爲先旣唱諸生  
第人人爲語所以甲乙故卽見斥者得自鳴而折之  
不得已而施擯楚示慘然色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三  
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乃視學政所襟舍一如覩浙江  
時而加詳密以新建伯故有大功江西爲祠祀之而  
大推明其學前後兩省所造成進士爲名臣者不可  
指數史部擬薦尚寶卿國子司業太常寺少卿皆不  
果最後以 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洗馬兼翰林  
院侍講以四品服奉居職母何丁母喪歸服除卽家  
擢國子祭酒其爲祭酒雖藉諸生淑慝以辭示懲勸

而大指出於寬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時年  
僅四十三榜戒語於堂自警故事吏部大僚鑰車門  
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冷階曰若爾何以  
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覺  
疊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  
窺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階益  
有緝紳間聲尚書熊浹雅重階托以肺附而階亦爲  
之竭力相與勵廉節漢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  
然歸賢會浹以直諫忤旨去而唐龍周用相繼代其  
重階則猶浹而又老多病階數署部事所推轂宋景



張岳王道歐陽德范總皆天下長者而最後周用卒

當推代者刑部尚書聞淵名爲老成人非上所急

也階首推淵淵入吏部顧自處前輩且嘗歷諸曹耶

事取立斷其重階不能如前二三公階意不樂求出

避之得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明年掌院事兼

會典副總裁階之授書庶吉士尤詳款有恩義而其

修會典亦能發凡定例時時出精裁又明年與推內

閣不果進禮部尚書仍兼學士禮部之爲政者嚴嵩

費采皆好以法市利與吏胥共之而孫承恩則耄倦

不能別可否至階而加振劄部事頗肅時上察階

勤又所委應制文獨多稱 旨召入直無逸殿庸與  
大學士張治李本俱撰齋詞 賜飛魚服及尚方珍  
饌上尊無虛日吏部闕尚書廷推階爲首 上不悅  
曰階方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 皇太子不  
報復連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蓋當  
繼莊敬太子而立者裕王是爲 穆宗而景王與同  
齒又母妃盧得侍 上中外未測 上意所嚮階恐  
有鈞奇者故請之亟最後當冠因而及婚禮若開講  
階復請先裕而後景 上意稍不懌明年以萬壽推  
恩加太子太保虜闖入塞遂薄都城階手疏請釋邊

將之在司敗獄者若戴綸歐陽安等詣行營自効報  
可已又請 上還大內亟召羣臣計兵事 上雖褒

階忠愛而尚難還內召見羣臣時內閣推階督視九  
門階亦慷慨請行 上倚以自安故特用其副侍郎

王邦瑞而申諭意焉會有中涓陷虜歸者以虜求貢  
書叩云不許我則進兵 上以示階及嚴嵩等且召

對便殿 上謂且柰何嵩猶爲緩語曰饑賊耳不足

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 上曰然

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 上復

問階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

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要

有重於珠玉皮幣者

陛下能許之否

上悚然曰

卿筭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

緩階曰請遣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中國書而無番

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邊我得以

益修備而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擊其墮歸可十

全

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

上幸一出視朝

上

不荅階與李本從傍史之

上曰可爾得無驟乎階

曰虜鳴張甚中外方洶洶恃

陛下而重得一蹕聲

若大旱之得雷霆胡驟也

上始首肯陛出而會廷

臣議皆言求貢非虜本情不宜示中國弱階因兼酌  
所以面請者疏上而 上果視朝申飭中外責數言  
事者甚厲非所望也虜尋以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  
階因薦故按察副使聶豹都御史何棟才卽召用之  
又陳善後數策皆報可階所陳不能無刺譏用事者  
而當召對時又頗柱嵩口嵩故與夏言顯嘗寘之死  
而言嘗薦階以是恨且忌之方思所以中階者而  
孝烈祔 大廟之議起初 孝烈皇后崩 上欲祔  
之廟而念壓於先 孝潔皇后又 睿考人 太廟  
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桃主或非 仁宗而

睿考遂下階定議欲以 孝烈先拊階合諸大臣議

朝堂大約以 女后爲先入廟者請祀之 奉先殿

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爲

然疏上 上大怒謂階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爲

今再議階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爲 太廟九室皆

滿若以 今上論 仁宗固在所當祧第此乃他日

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

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

於 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拊 孝烈皇后則

仁宗不必祧而 孝烈可速拊 上難於增 二廟

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桃 仁宗拊 孝  
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皇恐謝罪 不獲終守前說  
而前是 上信真人陶仲文言於邯鄲建呂仙祠使  
階往落成爲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辭乃以  
議拊 廟解旣 上改議拊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  
以至虜入寇 上意亦益懈乃使尚書顧可學行而  
內銜階亡所發乃發之思忠於元旦摘其賀表誤廷  
杖之百而氓之冀以休止階嚴嵩遂謂階可孽也所  
以中傷階者百方一日獨召對 上與屈指論羣臣  
孰優至階而嵩徐曰階所乏不在才迺才勝耳是多

二心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不知所爲唯益  
精心齋詞以冀 上憐而寬之而左右亦多爲道地  
者 上怒漸解時咸寧侯仇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  
階共直舍東西屋杯酒小暱嵩益惡忌階鸞時利屬  
國虜朶顏弱欲掩以爲功謂其實導虜請大發兵征  
之下禮兵二部議階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  
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云導俺答者卽得之俺答  
所夫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  
地不能戍將母爲虜外圍何僉事趙時春以山東募  
卒入衛頗精侯鸞惡而欲併之每言時春暴且怨望



流言漸狎聞階挾緹騎帥炳出犒師所以慰諭有加

歸以語中貴人麥福俾婉曲白之上乃弗果併

自是不悅階然方與嵩角弗暇也而會有獲間功

上復下階及兵部議嵩俱獲峻加且延世而僅錄

階一子入監上手注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

士叅預機務始戾鸞自詭以必大破虜得上要契

眷寵亡兩而其後言益不替愼益縱肆要請無已

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亡敢及者會鸞疽發

背不能將虜警者至尚嚙嗜不肯吐大將軍印階密

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上歎而答曰吾非不知

之欲甚彼所爲耳迺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  
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慘於市家盡籍嵩之  
始見仇鸞敗謂階同直舍將以是媒之而會詞知自  
階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於階二紀而  
智何少也自是謀稍息矣 上旣誅鸞益親重階數  
與謀邊事時議減人衛卒以候鸞嘗益之故階請毋  
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人衛卒不可減也  
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  
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愷 上始格  
於嵩不盡營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進勳爲任國

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兼食大學士俸再錄子爲中書舍人加少傅九載賜兼金文幣寶鈔肥孳上尊改兼吏部尚書宴禮部墮書袋論有加上雖以重階而猶隱之嘗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嵩本以方便鍊爲藥而進御曰卿階政本所關不相溷也階皇恐言人臣之義孰有過於保天子萬年者且非政本而何上乃亦授之芝使鍊藥而階益精專於上所嚮往不復持矣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上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揚

庶僚何繇知 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  
陸炳加根究階戒炳卽不慎一及 皇子如 宗社  
何又爲危語動嵩曰 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  
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顯結官邸  
怨也嵩慢然懼乃寢然以階嘗議薄御史錦宗茂罰  
益疑公矣錦宗茂故論嵩者也而是時倭事起 上  
以所蹂躪多階鄉而階又曉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  
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  
任其費尚書惑之階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階  
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

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捨而在擾勢不  
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  
能喻度賊之必去又喻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  
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  
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  
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柰何用虛文塗  
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餒賊臣又所  
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  
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擊擊倭勝  
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莫因而搖階

而階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今者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柰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伏餉必不法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江南督臣張經素貴而汰然老將能持重守便宜不輕與賊鬪而惡之者謂經家在閩故近賊不欲擊以市恩而階信之數敵於上其後經破賊卒不免於死前後督臣楊宜周琬斥撫

臣彭黠屠大山李天寵逮階有力焉而獨保持曹邦  
輔人頗以爲當階又念虜移庭牧宣大與虜雜居士  
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  
僅七銀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  
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八  
費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  
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上  
大悅令密傳諭行之時大同右衛危督臣楊順與御  
史路楷比而殺故言宮沈鍊至是復納賄嚴嵩以求  
脫給事中吳時來劾而勝之遂與主事董傳策張紳

勅嵩不勝下獄幾株及階階旣已免每出直輒稱病  
謝客不見而益共謹於應制筆札 上久而察知階

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階尋加兼  
太子太師會 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  
以問嚴嵩嵩乃請 上徙南城 上不憚更問階階

曰 上今居玉熙猶露宿耳臣子何忍安枕請筴之  
今者楚蜀甫息有不可復困令伐材卽伐材亦不可  
以歲月計而時方管 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  
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  
上悅如階議而命階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



同閱視時

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聞

京師內

外多盜意恐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禁  
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營兵列宮城外爲儲  
胥以相屏蔽報可新宮成 上卽日徙居之命曰

萬壽宮而褒階忠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子一子中  
書舍人子璠亦超爲太常寺少卿而嵩日屈議者頗  
善嵩對而微謂階之吏旨然以天下之恨嵩迫欲去  
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時階論邊將則薦故遼帥楊  
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 上卽爲擢用論有  
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賄囑 上卽爲罷歐陽尚

書而拔郭朴代之論選庶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竊  
嚴訶察以防挾遞 上卽爲罷選於是中外喁喁覘

上意所右左謂治有機矣而階滿十二年考賚金  
綺紗緝羊酒如九載予誥命賜宴禮部階固辭乃以  
白金四十兩綵幣四表裏充馬亡何而鄒御史應龍  
論嵩父子罪 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命  
吏部擢御史五品京職 上雖以御史言去嵩然念  
其供奉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嵩誰  
爲 上奉玄 上忽忽不樂手諭階及次輔袁燁欲  
退奉事玄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 詔行階等謝

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鄒應龍通政參議得旨矣忽

復奉諭責階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

一旦官此邪物階復言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聞

命天下皆不敢以爲然邪物之轉二部奉旨而後行

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應龍內危甚謀於階

階曰弟之任有某在母慮也巳而上不欲階久直

曰無以杜兒輩茲階謂陸博走馬使酒狹邪爲茲長

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甘言比周相合而爲茲於朝

堂則在內猶在外也上悟輟分宜直廬以賜階中

外人情大安於是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

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  
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侃侃冀行意矣會袁焯數  
出直階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階謂事  
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  
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鉤黨貴臣過當上覺而惡  
之再下階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階  
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  
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  
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櫻之深情隱慝人爲  
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

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  
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 上稱善良久自  
是於白簡所封進卽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以疆益  
發舒矣時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宣大階謂巡按權重  
於糴粟御史而熟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  
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銀階謂贖銀例以濟  
邊市殺者今一切充筐篚宜嚴禁兵興日餉日益增  
民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逋額不分歲而徵將何  
所措手足宜以緩急爲限皆用 詔旨行之民稍蘇  
伊王坐法錮 祖陵貲當籍故事籍貲者悉入內帑

階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  
充邊用一補宗藩之祿不給者廣大寇張璉平上以  
運籌策歸功階階力辭僅領下賞念以曩者夏言執  
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嚴嵩重則加公孤錄子  
孫輕亦兼金重幣敗不與其罰欲自解則先附玄威  
以中 上意而將士效百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爲  
稽故以要之於奏功疏擬 上云軍功論賞非實在  
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限速勘以聞內  
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乃至大朝工完階自擬  
僅從賞金一鎰幣二 上手筆加半當是時將作大

匠徐杲有殊寵旣以久絀尚書銜欲引弘治尚書黃  
冠崔志端例加太子太保力諫而止第不知志端僅  
以尚書終未嘗加太子太保也虜後繇璿子嶺闌入  
直趣通州報至階草 勅命大將侯顧寰等爲九營  
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內緹  
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陬以故中外心  
稍定而 上方有祠釐斷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  
急不敢奏而謀之階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  
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階請於上亟賞之又  
請重江公權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通掠

香河 上令看詳楊博疏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  
兵撤之古北口虜果趣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  
後軍遇叅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始  
上以尚書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  
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能爲縣  
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卽一旦失之緩急何恃  
且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隆禁不  
敢疏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者 上復問選今尾  
賊能擊之否階言非尾賊乃送之出境也 上以是  
益怒選竟誅之而不罪博至賊退大遷賞勤王將士



忽以階與輔臣袁煒勤勞欲加恩有所崇進而次及尚書博等階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芟刈方憂愧之不暇至於臣博方爲臣言欲席藁待罪而未敢幸 上赦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善後何恩賚可希始袁煒聞而咎階謂何故辭至是 上報諭言博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賚也煒乃服階自是爲憐畫策往往先 上所嚮事必中便宜乃從容爲上言亡論練事如博卽舍博疇能委心事縣官如博者上然之自是注倚博不復替矣階請收戰士骨殖以大冢具十中半爲文祭之明年虜復窺黃土嶺及一

片石 上憂以聞階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  
元兵相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虜也亡何虜果爲文  
智所拒却 上恍超予二官吏士人賚一金階又請  
城張家灣城成與通相聯絡爲重以 萬壽進階爲  
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瑛自中書舍人遷尚寶少卿  
而袁煒驟貴爲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煒故  
階門生也躁而驕頗欲以氣凌階上階故柔之時握  
其手曰公命世才也非公誰可與計天下者煒以故  
益懷臂公卿間亡所憚而其俱爲承天大志總裁諸  
學士以志稿上煒不讓階而竄改之殆盡階亦不

問也諸學士意不平以語階階第曰任之而已會煒以久疾失 上權請急而歸卒於道得中謚曰文榮而還志槁於學士盡去其所竄改亡一存者人頗亦以快煒而微訾階之薄階猶戲謂人吾爲尉則畏守爲守則畏尉如古快吏何得無爲彼笑煒旣歸道死階獨當國內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 上數難之大意以階孤忠且才足專任階乃審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守者以不時請骸骨 人主亦以不時去留故不得攘此位爲私物而恩威常出於上此例也 上曰而亦徇例耶夫而自爲計美矣非所以爲

君爲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階躡躋言臣雖庸寧不知。天恩之與。聖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不欲久用首臣者。竊爲主權國政。計俾恩威常在。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所攘耳。於是階緣。上旨復請益二輔而。上復難之。令候數月。慎擇乃可。階言臣不敢避難。衰轉甚矣。內閣事體繁。卽開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渣先朝露。卽有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年之間。而取用於數十年之後。今以爲可。卽可以爲未。可恐未以數月就也。上自是與。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謚文榮袁公煒墓誌銘

呂 本

公諱煒字懋中別號元峰其先出自漢太尉安之孫  
遇避亂居勾章之南鄉卽今所居三峰也世歛德弗  
耀入國朝公之高祖考諱伯堯者始以人才舉爲醫  
學訓科曾祖考諱完祖考諱璽讀書積學不第考諱  
汝舟尤以學行著聞號端居先生皆以公貴贈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士曾祖妣宋氏祖妣童氏妣汪氏皆贈一品夫人正

德戊辰之歲端居公與汪夫人同日夢黑龍降於家  
時公將誕相慶曰若生兒當非常必亢吾宗已而公  
生果岐嶷穎異五歲卽能屬對試之者曰書生尋石  
嶼公應聲曰學士跨金龍識者已知爲台輔矣十  
歲習舉子業讀書一過目輒成誦十七補縣學生淹  
貫經史名譽日殷殷起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二明年  
會試第一廷試卷呈上覽已批第一中言邊將事  
過直文華讀卷後易置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是年端  
居公卒守制選用禮襄事癸卯起復甲辰同考會試  
乙巳充纂修會典官丁未充唐府冊封副使盡却所

階謀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入內閣而起故  
吏部尚書郭朴於憂俟滿代嚴訥郭朴者階所薦也

饋遺唐王改容禮之己酉九載秩滿遷侍講辛亥公  
以疾賜告歸丁繼母張夫人憂乙卯起復八月主順  
天鄉試十月上簡詞臣撰文公在列上見公所爲  
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金之賜十月命代拜文華殿  
先聖先師丙辰二月內閣以公資序深題掌南京翰  
林院事公上疏願留供文換上嘉悅擢爲侍講學  
士尋命陪祀帝社稷四月上特進公禮部右侍郎  
兼原官丁巳八月進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仙鶴一品  
服己未三月三載秩滿進階通議大夫誥封二代蔭  
姪大輪爲國子生庚申八月轉禮部左侍郎十月賜



飛魚服二三載間公之游歷清華皆出自聖衷辛酉  
二月改吏部左侍郎三月吏書吳公鵬禮書吳公山  
皆致仕而公署篆當推官與當道論不合執抗再三  
同事者爲公危之而持論益堅適上於吏部題缺疏  
中進公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越五日召  
入直皆殊特之恩前此所未有也五月分獻北郊十  
一月分獻南郊禮成疏請祈雪 上諭謂公敬順天  
時達禮成性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同少師介谿嚴公存齋徐公內閣辦事十二月望月  
食命公率羣臣行救護禮壬戌二月命公主會試六

日入簾 上特遣賜鶴衣御饌于貢院公感非常知

遇殫心校閱所得多瓌奇宏博之士又不受贄禮士  
風肅然三月賜大紅紵絲蟒衣廷試充讀卷捧進士  
榜八月以萬壽大慶加恩進少保姪大輪授中軍都  
督府都事五月少師嚴公被論謝政時朝野洶洶

上獨察公清忠亮直諭同少師徐公擬票公益秉公  
竭誠凡事期于至當故海內罔不喁喁望太平之治  
焉八月遣祭先師孔子十月主武舉宴十二月爲慈  
民陳便宜三事慈民德之癸亥秋八月賜麒麟服十  
二月以祈雪入直有誠實慎確不爲過許之褒甲子

二月又遣祭先師孔子纂修永樂大典總裁五月命  
省耕亭乘涼八月特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  
學士尚書如故建極殿乃 上新制首以授公令中  
書賜勅行九月改大輪尚寶司丞十月以三載秩滿  
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授柱國誥封三代公筮任  
二十餘年凡三錫命至是而極自簡畀文撰以來恩  
眷隆渥御膳金帛之賜無算明良相遇情投魚水可  
謂千載一時矣乙丑三月公以積勞成疾疏乞就第  
調理 上遣太醫院判診視遣中使賜羊豕米酒蔬  
菜諭慰再三惟恐公之不安於家也疾少間卽出詣

宮殿行香歸而疾亟乃再疏乞骸骨上亮公誠懇賜  
乘傳歸就醫藥令司丞君護行公輿疾出都城以不  
能赴闕稽首辭淚下沾臆而去舟至安山驛病革呼  
司丞君曰吾沐 聖上殊恩異眷愧不能竭涓埃之  
報今已矣爾其致身盡職言訖哽咽而卒是日也風  
雷大作舟不可行訃聞 上震悼累日遣官諭祭命  
有司營葬事加贈少師謚文榮廕一子爲中書舍人  
身後卹典率用峻等云公賦性剛明風稜嚴整遇事  
不當意及見人有過輒面吐折之然底裏洞徹未嘗  
有所留匿人亦忘怨焉其事親孝伯兄中殞撫其孤

如已出先以蔭及兄長子卽今司丞君也公平生不  
謀家事於世俗所稱珍玩一無所好及當端揆尤禁  
絕請謁聞親族有怙勢害人者痛懲以法而篤於故  
舊每分官俸以賙給之若其事主勤慎恭恪鞠躬盡  
瘁終始不渝可以無愧矣公才識博洽問學淵奧辨  
析疑義河懸氷解援筆千百言立就爲詩文富麗莊  
重卓然成一家言所著有文若干卷詩若干卷娶管  
氏累封一品夫人有淑行無出立從姪大輓伯兄仲  
子大輅爲嗣公卒於嘉靖乙丑年四月某日距生正  
德戊辰十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八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於三峰祖管之左嗚呼語云仁者必有後若  
公所謂仁者非耶名德祿位固以極矣天乃靳之子  
又弗臻耄耄也何哉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靖嚴公訥墓志銘

申時行

萬曆甲申秋八月十有二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常熟嚴公卒於里。上聞輟一日視朝。賜諭祭十一飭有司治葬事。贈少保謚文靖。宮一子中書舍人而公配吳夫人先七年卒。及是以卹請。詔予祭葬。並如令。公諱訥。字敏卿。別號養齋。其先世居縣。高祖威。以仲子珪顯。贈奉議大夫刑部員外郎。曾祖昌始。徙居常熟。爲縣人。祖衡。父恪。號心萱翁。個

儻樹德聞里閭自心萱翁以上三世皆用公貴贈光  
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母  
朱祖母陸繼顧母呂皆一品夫人公生有奇質數歲  
卽善駢語通古文奇字少長益覃精問學文譽翺起  
嘉靖丁酉舉應天鄉試明年當上春官會典試者以  
錄文譴罷弗試辛丑試遂成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  
士每校莠輒冠其儕久之授編修丁未同考會試辛  
亥秋且滿九載次得主畿試而柄臣有所欲私者公  
耻與共事欲去之則以親老乞歸省娛侍色養三歲  
乃起就職尋遷侍讀時江南新中倭歲復儉有司徵



敘益急公患之具疏以請 詔下大司農多所蠲貸

吳人至今稱焉乙卯主南都鄉試丙辰遷學士掌院  
事 上方御西內祠神祝釐欲簡詞臣給筆札供事

乃疏名貯金甌探之得公與興化李文定公公倉卒  
應制亡不稱 上指卷遇益篤尋進太常寺少卿兼

職如故己未主會試庚申進禮部右侍郎轉左尋改

吏部壬戌陞禮部尚書知貢舉禮部所主多藩國封

繼喪葬之事尚書日奉 詔祛祀惟謹不暇綜覈吏

弊蔡委公獨率其屬釐正之事取故典不輕爲難易

賄竇塞而百廢具舉亡何吏部尚書闕 上手詔用

公公自以荷 上春知位冢宰操羣吏黜陟宜矢心  
僇力以報而又念嚮者柄臣墨吏相質市爲奸濁亂  
海內非苦身爲天下率吏治不清乃下教諸以公事  
謁及攻吾闕者之待漏所毋私第吾不受私謁又飭  
其家張具若召客者實亡所召而盡呼蒼頭飲食勞  
苦之曰若輩幸守吾操束內跡毋外擇謹厚吏守邸  
舍而戒之曰若幸視吾扁鐫外跡毋內有郡守使人  
上謁公以屬吏而鐫守三秩曰吾不愛一守以明吾  
志門庭闐然然延接賓客咨訪人才孜孜無倦一時  
卓行異能之士毋問鄉舉歲薦皆驟得優擢曰 祖

宗朝兼用三途柰何以資格限天下異時名公卿屏  
居田間 上所嘗譴怒而不欲收者乘間爲請次第  
推轂起家幾盡於時耆賢布列吏治烝烝不問天下  
翕然以公爲知人能任職也而公恂恂不自居上則  
推首揆徐文貞公而下歸功司屬恒言今銓部特大  
有司耳吾在事幸而當徐公公幸不挽我且覆露我  
吾是以無覆譴而克遂事且吾所任郎某者寔賢郎  
十言十當舉無失人吾是以無溺其職吾則何能之  
有郎某者今南司空平湖陸公也于是天下又以公  
真鉅人長者勞而不自德惟 上亦益重公 召直

西苑尋加太子太保時文貞公獨相久數請增閣臣  
員自助 上手書公及李文定公名謂材足翼汝遂  
降特勅並武英殿大學士而 命公仍館部事候代  
者至而解蓋殊遇也然公自直西苑晨出理部事夜  
則應制撰述目睫不得交又直廬卑隘濕中脾遂病  
而又念封公太夫人老矣卽一日不逮湯藥柰何遂  
稱病篤請告 上未許文貞公爲言狀乃得 允賜  
馳驛歸歸浹歲調治良已亡何 世皇晏駕公望闕  
朝夕臨極哀 莊皇帝登極叙公總裁 大誌勞給  
誥封三世如公秩公以輔臣謝事歸子舍而封公太

夫人皆壽康封皆極品晨夕侍膝下吳父老詫歎以爲古今所罕覩也公爲人慈和謙慎咬咬常有以自下者既貴春秋高恒與少賤者均禮與人言色柔氣溫雅恐傷之始爲學士至入內閣凡七轉皆上手注官五品卽賜鶴袍其後飛魚繡蟒金綺之賚無算寵任無與比而公益畏益恭受賜拜命於家如在上前僂僕承之恐不得當也平居食淡衣疏屏絕珍玩之御曰今後世師吾儉至姻族閭里患難貧乏施予無吝色嘗橫於第之東落成宴客酒半公憑闌四顧忽愀然不懌客問故公曰吾初不知是棟

直東隣此形家所忌亟更之其篤厚如此公于學無所不窺然不爲章句蚤慕王文成公之學讀其文輒起一稽顙辛丑所射策盛推文成忤主司幸他文入賞得不棄而公晚年見世之學者信眉高譚動言致良知則又厭之乃曰文成故於學問思辨孜孜不少置乃今寡學尠聞猥以三言自命何異耳食而以爲飽乎退居垂二十年箋問不至都下客有爲公畫賜環者好語謝却之吳中頻歲淫潦有司坐視弗恤公乃爲書數千言抵當事者顧謂所知吾爲桑梓生靈請命耳非得已也

一太師李文定公春芳傳

王錫爵

公諱春芳字子實始祖海一世居勾曲之朱壻村數  
傳至旺二旺二生富一富一生樂易於公爲曾大父  
始渡江至安宜已又從安宜徙興化生旭旭生永懷  
公鏜鏜卽公父也自樂易而下俱隱德弗耀以公貴  
累贈誥偕一品世敦謹樂誼喜施織音積聚耻隨俗  
俯仰至永懷公乃業儒美丰儀居閒寡言笑於物無  
忤人謂李氏世德必有興者乃以正德庚午季冬之  
望舉公公生而神穎不類羣兒常有神叟龐眉鶴髮  
掖之行他人弗見也一日當午忽指天語公雲中鼓

吹導引公仰視遂失叟所在人益以爲神辛卯與計  
借上春官歸詣海陵王良東城林春講性學已復師  
事湛公若水歐陽公德無何湛歸歐陽門客日益衆  
談議鋒出質言盈庭公徐以片語剝剝各適其意歐  
陽大奇之自以不如也尋教授江淮屬大侵宗人幾  
不自存公乃出所得修脯佐給之不足則解佩乃得  
稍稍免艱食客言君在垂罄而好急人之困設有不  
繼柰何公終不顧其懇惻如此丁未舉進士太常奏  
對第一 上親引見勞問先是邑賓與令舉酒屬公  
雲爛然五色人以此吉徵當公至是中外鼓動咸稱



人瑞然公顧獨循循如無有遺書戒人毋敢驕貴毋  
怙寵凌物以法約整齊宗人宗人壹稟於節抑公既  
以射策掄魁柄用不次感遇恩厚矢心報國凡再入  
春闈及奉 簡命主試所得士斌斌前後莫敢望會  
有 詔命公授書中貴人故事多文具公以此輩日  
侍上左右而惰游解媢漸以成習卽一旦筦事柰何  
乃爲瑣科條教督之於是皆留聽承學掖庭永巷一  
時煥然 上方綜核名實陰以他事部勒館中後進  
諸賢意已有所屬乃特 旨召公入內直超遷學士  
太常少卿 賜一品緋衣蓋異數也自後恩寵日盛

由吏禮二部左右侍郎三遷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時 天潢日衍廩祿不繼公以便宜處議爲書上  
之有 詔允行賜名宗藩條例自是流靡稍節元元  
乃蘇未幾 勅叅閣務武英殿大學士加官如故公  
既與徐文貞公承分宜之後同心輔政力振頽靡海  
內翕然回嚮已後同文貞受顧命事 穆皇帝於亮  
闇誅左道錄言官蠲負逋中外欣欣以爲太平復見  
會文貞公有事山陵公以少保入直有 旨重建翔  
鳳樓公遂極言土木之費終 先皇之世海內騷然  
今朝政方新宜與百姓更始而駿尋大典天下謂何

上改容謝之終不復言營作之事矣上方銳意

中興又知公習故諸建白疾於轉圜隨奏隨可如罷

太倉羨金罷織造歲幣牙簞珍異一切無留行而臺

省復以上書應詔語稍侵中貴人乘間泣懇上

前上大怒幾出不測公力爲言此輩朴忠無他腸

願陛下寬其誅以開言路收人心上乃解於是

薊遼諸帥臣言沿邊鎮垣當廢衝宜戍臺以便防守

好事者數持異議以陰壞其說公正色直言臺成之

利虜不得蹂躪長驅獨奈何惜小費不計大利乃得

請至今備禦賴之故事邊兵土著勢相一不分後稍

用南人於是有南北軍桀黠不相下猜疑螫忌幾成  
大憂公慮變生肘腋乃以屬主將陰折其睚眦齟齬  
事乃定其秋虜騎突入宣大門不及謀公曰羸糧躍  
馬所以從時今事在緩急奚暇復請乃悉出前後所  
賜委諸將若第破敵上功當賞 陛下不薄汝也乃  
皆感激泣下無不一當百追奔逐北斬獲無算虜旣  
不得逞相率北徙遠斥堠諸將欲因深入擣其窟穴  
公以爲開邊啟釁不便而把漢那吉獨以勢窮單騎  
來奔把漢那吉者虜酋唵達愛孫也唵達索之急不  
得要領願歸亡納欵貢市稱臣 朝廷下其議公卿

大臣廷辯不決或言從之便或言勿從公徐曰從之是也人但知漢唐和戎之失而不知今日和戎之利且漢唐與虜婚今納欵稱臣體統正而名號尊矣漢唐制和在夷狄今制和在中國因其請而聽之彼喜於得請德我必深爲盟益堅虜以貢爲名我以貨爲市計數十年之市孰與一旦用兵之費况虜在得請不得不已殄無益之空質啟無窮之釁端則從虜爲懷柔拒虜爲失計矣或言夷情叵測安知不以此嘗我禹一敗盟將何所責公曰以守爲戰其機在我權有所制又安所用其嘗又安所慮其敗乎於是上

從其議虜因受我符冊拜我王號歸我遺俘廟獻而  
市戮之一時傳誦稱快邊陲按堵幾二十年公居常  
醇謹言若不出至國是所在毅然不可奪 上尤以

此重公從知 經筵修 寶錄 大明會典 永樂

大典以六載考累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正一

品俸廢中書舍人者再尚寶司丞一功烈震主人臣

極矣於是乃嘆曰物禁大盛吾安知所稅駕乎乃疏

歸養中使諭旨章凡七上乃得請 勅獎馳驛行人

護送有司月給米六石夫八名 陛辭 上目送之

良久已又令祠部郎捧 勅存公於家公既歸則角

中私第歲時伏臘羣諸子姓緋衣蟒玉奉觴尊人尊  
壽已復從里中鴻生鉅儒及諸後進里區謁舍講論  
道枕間或婆娑里社從三老問年穰匱或浮白談劇  
巢雲終老不復知人間事可謂功名成全孤標寡耦  
矣公性至孝又好急窮交少善新城令顧永平令李  
國博鄭三人相繼物故而顧與李客燕無所歸公爲  
殯而歸之方顧垂絕困甚意恨恨不欲言公知而袖  
百金往顧見而且瞑口何以報公王錫爵曰予以史  
官事太師者五年觀其疑立微睇於智勇爭勝之中  
唱而後應其卒以功名終始夫水決挾石山靜出雲

大人之道則元氣乘之顧豈在聲色間哉比予過故里父老爲余言公少時夢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釣天廣樂二祖御而引之曰大事付若又一夕夢英宗其相高少保取其扁授公曰而嗣我而嗣我如而命神哉惟申及甫固不虛生嘉隆間宇內太和蒙業至今有以也夫

李春芳字子實揚之興化人也少舉鄉試久不利於公車而其後竟以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嚴訥先成進士爲侍讀矣上以齋醮繁而諸詞臣不備不能供時袁煒已先進吳山郭朴茅瓚顯矣而猶少



之遂進訥與春芳以同日撰文多稱旨遂同進翰林院學士復與董份同進太常少卿仍兼學士賜鶴袍上已覺其太濫乃謂此一品服以重齋壇供事耳於是尚書皆不敢服而復進訥吏部右侍郎春芳爲禮部已俱轉左侍郎訥進禮部尚書春芳改吏部份亦至吏部左侍郎訥改吏部尚書春芳進禮部尚書無何俱加太子太保又同以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郭朴旣得召代訥而份春芳爲禮部給事御史以份無大臣望而又探知階嚮亟攻之上奪其職訥爲人小心恭慎而志卑識亦淺其在吏部稍自勵不肯通

苞苴唯 上徇階指嚮而下委責於選部郎陸光祖

階爲 上言胡松毛愷高儀之賢而他若劉采吳嶽

諸君子相繼登用矣訥春芳之在內閣嚴事階甚不

敢當僚采有所斷決唯唯而已訥所爲齋詞唯恐不

稱 上意惴惴至成疾久之不愈遂以就醫藥告

上許之歸而 上所推寄皆益至階嘗當考十五載

滿逡巡未敢請 上知之所以賜賚如前而亟 勅

吏禮二部具政績恩數以聞請加階特進錄一子尚

寶司丞賜 璽書褒諭宴禮部給三代誥命 上報

曰卿等所議恩加都可仍加上柱國以示特眷階力

辭 上手批曰卿忠誠公正念切邦民輔政多年勳猷茂著奏績加恩彝典不逾聽其辭上柱國而已

上嘗賜階玉帶而侑以中金一定曰爲帶資又擇綉蟒衣有珠者令衣以入階嘗病嗽 上遣御醫診賜

賞賜如例復出自御珍劑二甌手書方以賜慰諭諄懇如家人父子而階益自斂畏居第成不敢援張夏輩例以請名額階旣用恭謹得 上意卽資重甚幸

矣而其爲恭謹不衰 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皆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逾頃刻期人以謂階階歎曰君天也父也吾敢易之吾豈

不知愧諸少年計以得 上意此耳得 上意而後  
可有爲於天下夫欲爲一己名不難誰與 上共天  
下者 上果日益愛階又時時采外議階以是益重  
所論建裨益亡間當階之前天下無所不中兵水旱  
沴厲乘之赤白之警歲不虛月分間以上第無論貪  
偵事一語不當 上指立就逮緹騎操銀鐺旁午道  
路大者誅夷小者竄謫而政地諸公復有竊 上顏  
色爲威福者數千里而外不能探所自益惴惴不自  
保計唯有徙橐長安中論直市六尺軀而已階旣日  
以寬大廣 上意又能鈎物情不自崇重竿尺往復

有吐必露征鎮大臣咸懼於不敢隱而快於得自盡  
故階在政地大約緹騎逮省減十九廷尉若盧無所  
用深文雖其宛曲劑解之力多亦以意發舒少僨事  
故也階於他量情罪多所縱舍而獨馭貪酷吏嚴所  
坐獄必竟不少貸其杜干請絕苞苴卽長安公卿邸  
中俱肅然亡敢以筐篚出入者大計捧賀寮吏皆有  
餘資歸老吏白首相驚咤以目創見無有一時稱之  
而其性頗好名而不惡諛以是縉紳大夫爭爲名高  
以中階好往往取通顯小人欲自解多爲近情之諛  
以漸人一時不能覺也階旣尊新建學而其門弟子

若尚書聶豹階所師事者尚書歐陽德李遂郎中王  
畿輩階所友者咸各有徒衆不能盡遵行所聞知而  
所至挾詐恣爲奸利海內苦之頗指以歸咎階嚴訥  
旣用請告歸而郭朴高拱入朴河南之安陽人偉貌  
黑色少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始  
進侍讀又六年進左庶子俄兼侍讀學士掌院事擢  
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預撰齋詞仍兼侍讀學士轉左  
侍郎去侍讀爲學士加太子賓客予二品服俸滿六  
載南京吏部闕尚書 上以其久次憐之特命朴往  
加太子少保朴上疏辭請得以原官供事 上益憐

之俾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遂改吏部尚書亡何以  
父喪歸再起原官尋加太子太保

王世貞首輔傳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